椽亭 地

稼亭先生文集卷之七

說

抔羹說

天命不可以智求民心不可以力得三代之革命也皆積功累德天命之民心之故有不戰戰必一擧而得之至若匹夫起氓隷之中遽有天下難矣秦之天下亦三代之天下天命民心豈有古今之異劉氏之與項羽爭者以智力乎功德乎古謂劉氏有寬仁大度余觀抔羹之言不能無疑也秦之虐也塗炭日甚民見起兵而圖秦者響應雲合惟恐捄之不豫也

顧將望拯之民戕賊於百戰[illegible]之場劉氏之為為為民
乎及其羽欲烹太公則曰幸分我一杯羹所為尋之
者民也今乃戕之所以為人者親也今乃置之虎口
略無顧慮惟以勝負為計設若項伯膠口而羽憤不
勝則安知俎上之肉不為杯中之羹乎縱不能竊負
而逃杯羹之言不可出諸人子之口劉氏猶假禮義
以羽殺義帝為賊縞素而請諸侯其視羹父不有間
邪故曰劉氏非寬仁者也或曰漢高奮一布提尺劍
五載而得天下賢孰過焉若為親屈己一失機會其
能化家為國乎抑以高祖之大度必料其不能害父

也此大不然當其時以羽之強暴不殺太公者幸也况劉氏自無兄弟之義而以若翁望羽乎向既脫身於鴻門歸王漢中宜修政教養士卒結仁固義以培其根本聽其天命民心之歸則秦之天下捨劉氏而誰適哉以百里而創四百年宗周文王可企也漢道之盛豈止幾於成康乎三代之後稱漢唐而漢唐賢主未免慚德於父子間亦由專務智力歟吁

借馬說

余家貧無馬或借而乘之得駑且瘦者事雖急不敢加箠兢兢然若將蹶躓值溝塹則下故鮮有悔得蹄

高耳銳駿且駛者陽陽然肆志着鞭縱鞚一視陵谷甚可快也然或未免危墜之患噫人情之移易一至此邪借物以備一朝之用尚猶如此况其真有者乎然人之所有孰為不借者君借力於民以尊富臣借勢於君以寵貴子之於父婦之於夫婢僕之於主其所借亦深且多率以為己有而終莫之省豈非惑也苟或須臾之頃還其所借則萬邦之君為獨夫百乘之家為孤臣况微者邪孟子曰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也余於此有感焉作借馬說以廣其意云

敬父說

牛峰李君自名養直其友人馬邑李云白字之曰不曲或難之曰直而曰不曲理則然矣直之爲義豈止於是乎夫事物之理一直一曲不可以執一論也天地之大也或動或靜故孔子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蓋屈而不伸則無以持其靜伸而不屈則無以存其動是以直而不曲則不能養其直此一直一曲之謂也如舜大聖人也其存[illegible]身之要豈非直而不曲乎然不告而取者其理必有時而曲然後能保其直也曲直之理可以類知苟滯於一端其爲直也不流於父攘子證之陋乎然則名之何曰天地之道或動

或靜而不差者誠而已矣事物之理一曲一直而不過者敬而已矣誠敬之名雖殊而其理則一易曰敬以直內蓋直者理之當然而敬者養直之具也以此推之於明德新民之用則何適而非天理耶於是改不曲爲敬父云

深父說

雞林崔君更其名請字於予曰東方之士名子與自名者皆以仁義禮智龍鳳龜麟公卿輔弼邦國柱石不出此數十字而已故十人之會相似者七八人矣或曰事相犯未免忿爭始吾名濳謂與衆異近有四

人與吾姓名其聲相近故更以江盖擇其人所不取者也吾子其教之曰名既如此字之何有山高故可仰水深故不可測夫江之為物水之大者也其源遠矣其流長矣又能納百川而東之故能成其大大故能致其深深故不可測不可測故不可犯也黿鼉蛟龍魚鼈生焉予以見其不測也天之所以限南北予以見其不可犯也凡物之理深不可測然後不可犯處心行事莫不皆然敢以彥深父塞責

師說贈田正夫別

師之說多矣然其道不一而其位不同者亦不可不

知也以道而言有聖人賢人愚人之師焉以位而言有天子諸侯卿士庶人之師焉其事則德義也術藝也句讀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資其師而成其名者也天子諸侯卿士庶人其位雖不同聖人賢人愚人其道雖不一而所以磨礲其事業變化其氣質者未嘗不係其師而德義術藝句讀之教則一也訓之句讀以習其文傳之術藝以適其用傳之德義以正其心師之為師亦勤矣哉姑以庶人之師言之必將喻以孝悌忠信使之親其親死其長至於巫醫樂師百工之技其數雖小亦不專心致志則不能矣爲

之師者威之可也扑之可也委而去之可也如不得教之之道則强者必梗弱者必怠遷業而廢事辱父母惡鄉黨姦宄竊發而獄訟繁興等而上之卿大夫士其為害也必倍於是矣又等而上之諸侯以至于天子其道愈大而其任愈重其位愈高而其責愈深矣夫天子諸侯生于富貴長于逸豫志滿而勢尊奴視士夫而其外傅之嚴未若左右之狎或敦聲色狗馬或獻珍奇異味盲聾其耳目蕩蠱其心志而戕賊其德義者輻湊而不已應接之不暇其裒衣博帶難進易退之士而與佞倖便嬖搖尾乞憐之人較親疏

爭得失憂憂乎其難矣古之爲敎者雖天子諸侯之子必使之入學日與端人正士游居息食薰陶德性知上齒貴德之義而無溺冠鍼氈之事故師道可行也雖然凡爲人師必先正己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也潭陽田正夫同年士也今王之入宿衛也實從之時王爲世子而正夫以句讀進今旣正王位而猶春秋甚富實古之就外傳之時其句讀之訓術藝之敎德義之傳亦不可偏廢也比之庶人比之卿大夫上亦不可不重也期至于聖若賢亦不可不勉也上有天子下有卿士庶人亦不可不愼也爲之師不亦

勤矣哉正夫其必先正其己而正王心毋爲聲色狗馬珍奇異味之所先毋爲優倖便嬖之所奪斯可已是眞道大故任重德高故責深豈若庶人之師而威之非之愛而去之乎豈直卿士之師而其害倍於庶人而已乎孟子曰惟大人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矣大人者蓋師嚴道尊之謂也正夫之從王而之國也責予贈言予爲師說而終之以孟子之言正夫以爲如何

臣說送李府令歸國

傳曰爲臣不易可不愼之哉雖得之君不得之民罰

祿之豐則有之不能不取怨於民矣雖譽於今不譽於後功業之多則有之不能不取譏於後矣古之為臣者寧不得於君不敢取怨於民爵祿非所急也寧不譽於今不敢取譏於後功業非所計也其取怨取譏而惟爵祿功業是急是計已非為臣之道况其所謂爵祿未可必豐功業未可必多者乎大凡言臣之目有重臣權臣者有忠臣直臣姦臣邪臣者焉其重臣者予知之如主少國危衆志未定或變生倉卒事涉虞疑而能毅然確然持一節主大義不以死生禍福為一身慮人賴以安事得以濟古之人有行之者

伊周平勃是也若權臣則倚勢以成其私挾主以市
其恩陰倒其柄而資制之人雖怨憤而不敢言亦能
鎮一時之安危其與重臣迹似而心不同然其利害
之間胥壞不佯矣是以先儒嘗論之且其為忠臣國
耳忘家公耳忘私主憂身辱主辱身死奮不自顧惟
義之從古之人有為之者漢之紀信晉之嵇紹是也
姦臣反是巧言令色陰謀詭計欺慢其君愚弄其民
利入於己怨歸於上卒有緩急君先身後從而擠之
又下石焉其不手刃者才一間耳必不脫董狐之筆
矣何謂直臣君有過則強諫之事有闕則昌言之惟

恐其君陷於不義惟慮其民死於無辜謇謇諤諤斃
而後已龍逢比干當爲稱首邪臣則不然不遵大道
不由正路千蹊萬徑曲邀橫結究離試痔無所不爲
禍亂作而危亡隨之其佞倖貪淫者皆奸邪之流也
苟非人君明聽廣納愛而知惡憎而知美則未必不
以忠直爲姦邪姦邪爲忠直者矣昔唐德宗曰人言
盧杞姦邪朕但覺其嫵媚耳故曰此其所以爲姦邪
也古今國家治亂民生休戚察於斯而已矣嗟呼人
才如此其不齊也一否一泰一進一退如此其不一
也亦係其人君所尚爲如何耳故管仲霸齊鄭公興

唐勃鞮之功可贖其罪裵矩之佞卒化爲忠茲非所尚之然歟予每讀書未嘗不慨然於此也永州李君予友也質撲無華夷險不易雖不敢自比重臣之目亦自許不在忠臣之下其視姦邪之所爲不啻若狗彘然惟其不遇是以歷仕三王而不得展其所蘊也今新嗣王將之國既戒其行矣上選於從臣命李君先驅諭國人所以更張之意而慰來蘇之望凡與君游者皆賦詩請予題其端予作臣說以勗之且問之曰吾民引領新君拭目新政若飢渴之待食飲其吾子將務豐其爵祿歟務多其功業歟所望吾子者不

在此而在彼可不慎之哉

乃翁說送裵君允堅東歸

予知乃翁久予曩第國試例出為司録叅軍既任而還乃翁猶為諸生諸生中乃翁年差長而才又優故諸生咸推服性又喜飲一日不得酒若有所喪諸生故樂從之遊予亦時與往還知其無它腸也其後予忝鄉舉因宦中國久不得相見至元丁丑出佐征東幕乃翁已中國科聲價益高焉其為人與諸生時無小異予益知其真率也今予又在都下而本國遣陪臣賀天壽節乃翁選於文翰捧表赴闕時車駕時巡已

踰關矣乃翁與其使輔間關北上周賓于帳殿遂從
至灤京居數月既還燕都又居數月予又與之游其
邁乃翁固自若也其使輔皆已歸乃翁獨留若有所
爲者又數月矣始過予曰疇昔之來實覲侍門吾之
來又不啻久矣竊意吾其歸聽親之命其再來未可知
予盍一言以贈且以吾生傴而長會人以爲乃翁吾
因而稱焉乃者語助人之不知以爲無謂子宜有說
也予固知乃翁父即應之曰諾凡有號名或人稱或
自稱人之稱固以義若自稱則謙之謙之故不愚則
魯不拙則迂然名由實生苟其實雖被之惡名烏可

辭已此所謂欲盖而彰者也昔齊文老畜牛牛生犢以子買駒少年謂牛不生駒遂持而去旁隣以為愚公此父老者非一不能自白也而所以覔之名而不辭其意有在矣柳山共初制字者為如何也如謂一大為天主也為地人言曰信奴心曰怒者可以類推而其初誠有所未知焉者也盖字因物而作非其物曰字而有敀物之似字者甚鮮物生而後者或無其字矣况人物之形體而比之字之點畫不亦踈乎雖然水之似字者謂之巴江人之似字者稱之乃翁甫何傷于理矣為語助不為無謂故亦為無用之文無明證

不可以爲文猶經無其緯不可以爲黼黻也又其訓爲難辭爲爾汝知辭之難而不輕發人爾汝已而能受之斯亦自謙者之事也至如吳蜀之使以國相呰謝石之家以姓相詆此以字滑稽耳子於乃翁不敢云

市肆說

商賈所聚貿易有無謂之市肆始予來都入委巷見冶容誨淫者隨其妍媸高下其直公然爲之不小羞耻是曰女肆知風俗之不美也又入官府見舞文弄法者隨其重輕高下其直公然受之不小疑礙是曰

吏肆知刑政之不理也于今又見人肆焉自去年水旱民無食强者爲盜賊弱者皆流離無所於餬口父母鬻其兒夫鬻其婦主鬻其奴列於市賤其估曾犬豕之不如然而有司不之問嗚呼前二肆其情可憎不可不痛懲之也後一肆其情可矜亦不可不早去之也苟三肆之不罷予知其不忍不理者將不止於此也

題跋

題勤說後

胡君仲囦作勤說以貽洪守讌揭君以忠績而勉之

本之天地陰陽之化推之王公士庶之道農工商賈之事而終之以數學之說言簡而意盡實有補於學者也夫勤者惰之對余惰者也觀其說不能無愧于心乃數其不勤者而自訟之曰勤則為君子惰則為小人勤則可至於富貴而惰則卒至於貧賤此理之常也余少孤而事毋支體不勤而甘旨是乏一也及其志學詩書不勤而嬉遊是好二也方其入仕事務不勤而俸廩是糜三也公卿之門伺候不勤而退縮是甘四也交友之際往来不勤而施報是後五也惰之為病一已足矣而有五焉其欲為君子而至於富

貴難矣哉守謙幼而好學當務于勤而去其惰則余在三人可師之一然勤有義利之分雞鳴孜孜舜跖俱有焉故必以敬為主守謙其思之

跋福山詩卷

式無外嗜詩者也曾走京師求詩公卿間今中書許公翰林謝公搢紳知名者皆有贈焉自是苟有能詩聲無問遠近必就而徵之東國士大夫亦以此愛之也昨晩袖福山詩來求余跋余雖不識福山山不於深山窮谷槁木其形寒灰其心而求其所謂寂滅者乃能留意於醫奔走萬里急於活人而緩於利己則

其人可知已視彼逃賦亂倫而無益於世者則不侔矣今之歸江南也詩人叙其事余既愛無外重違其請而題其後

銘讃

靈巖寺新井銘

孰室于茲匪佛則仙山環碧玉地湧青蓮水在地中竆通自天維井之眘維陽之愆求之山下驢背人肩徃來一舍斗水百錢人求其福養此福田雖則福田食可下咽有大檀越乃見其然乃募良匠乃相東偏其下惟石鑿之彌堅人初指笑有類溜穿其深百尺

其久二年旣難旣獲有冽寒泉遠近聚觀奔走後先其源混混其達涓涓泓澄涵泳顚倒星躔物之隱現其理則全孰無其後而有其前掘至九仞不泉勿捐我銘在甃凡百勉旃

新製琴十二弦銘

不雅不俗匪古匪今旣非其瑟孰謂之琴亞於箏筑之製間于韶韺之音盖未足薦郊廟而讌君臣亦可以洗塵耳而滌煩襟者也

順菴真讚

彼閑道人絶學無爲此大福田稱三藏師錦袍盖帽

安用緇衣不行其怪不違于時皇王之眷佛祖之依
視額則然知心者誰嘻

式無外松石軒銘

匪貞其質匪高其節地厚而不能壓歲寒而不能奪
松耶石耶得其道者式耶

演福寺新鑄鍾銘 并序

至正六年春資政院使姜公金剛左藏庫副使辛侯
裔奉天子之命以金幣來鑄鍾于金剛山時旁山諸
郡飢其民爭趨工得食以活鍾成公將歸朝國王公
主謂臣僑曰金剛山在吾邦域之中今聖天子遣近

臣所以張皇佛事垂之無窮者如此而吾靡有絲毫補益圖所以報上者僉曰演福寺大鍾久廢不用今因巧治之來而更鑄之亦足以體上之意而爲不朽之功矣遂言之公公欣然曰諾輟行以成之王命臣穀爲之銘銘曰

齊一衆聽當聲金克整三軍諧入音瞿曇之老言甚深地下有獄何沈沈萬死萬生苦難堪如醉如夢聾且瘖一聞鍾聲皆醒心王城演福大叢林新鍾一吼振南閻上徹寥廓下幽陰共資淨福妙莊嚴東韓君臣華祝三天子萬年多壽男無疆之休與國咸命臣

作銘令鐫劖

穭亭先生文集卷之七

稼亭先生文集卷之八

書

與同年趙中書崔獻納書

寒門窮巷之士固不能自達必有青雲知己為之援引乃可以申其屈動其蟄僕亦駑怯進退羞澁望朱門如坎穽之不能前焉瞻高冠若鬼神首不敢舉焉以此後於衆人而未霑一命矣自有兩公知遇以來謂已得青雲援引也及乎造化日久千紅百紫疊見增出於手下而昔陰一枝依舊青青然後知知遇之不可保而造化之或有遺忘也昔袁粲為丹陽尹嘗

岳篠野間遇一士便呼與酬飲明日此人以為知遇造門求進櫱曰昨飲酒無偶聊相邀耳竟不與相見今僕之謂為知遇者焉知不類於此人乎然世以執飲化造化者謂無遺也無私也南枝先發於壯故蓋非有所作為偶以所托之勢而為先後之間耳豈有南枝既花花而實實而鷹為壯枝者尚猶青青條舊也哉此所謂人猶有所感者也僕嘗以為人之窮達有命存焉求之者命也不求者亦命也與其求不得而赧赧然曷若不求不得之自若也由是不求至于今日及見求之者皆著鞭先往然後知吾謀之大過

而命不足違也伏惟垂察焉夫人之所欲為者忠與孝也古人以家貧親老不爲祿仕為不孝僕之未免於求之之累者以此也求之而亦不得則誠命也僕夫復何言哉惶懼惶懼泰定四年六月日拜

代言官請罷取童女書 至元三年 事得施行

云云竊聞古之聖王其治天下也一視而同仁雖人力所至文軌必同而其風土所宜人情所尚則不必變之以為四方荒徼風俗各異苟使同之中國則情不順而勢不行也情不順勢不行而善治之雖堯舜不能矣昔我世祖皇帝臨御天下務得人心尤於遠

方殊俗隨其習而順治之故普天率土歡欣鼓舞重譯來王惟恐或後堯舜之治蔑以加也高麗本在海外別作一國苟非中國有聖人邈然不與相通以唐太宗之威德再舉伐之無功而還國朝肇興首先臣服著勳王室世祖皇帝釐降公主仍賜詔書獎諭曰衣冠典禮無墜祖風故其俗至于今不變方今天下有君臣有民社惟三韓而已為高麗計者當欽承明詔率祖攸行脩明政教朝聘以時與國咸休可也而乃使其婦寺之流根據中國寔繁有徒怙恩恃寵反撓本國至有冒干內旨爭馳傳遽歲取童女絡繹道

来夫其取人之女以媚于上為己之利此雖高麗自
取之也既稱有旨豈不為國朝之累乎古昔帝王發
一號施一令天下顒顒望其德澤故稱詔旨曰德音
今屢降特旨奪人室女甚為不可夫人之生子鞠之
育之將以望其反哺也無尊卑之別華夷之間其為
天性一也抑彼風俗寧使男異居女則不出若為秦
之贅壻然凡致養于父母者有女之尸焉故其生女
也恩斯勤斯日夜望其長能有以奉養而一旦奪之
懷抱之中送之四千里外足一出門終身不返其為
情何如也今高麗婦女在后妃之列配王侯之貴而

公卿大臣多出於高麗外甥者此其本國王族及閥
閱豪富之家特蒙詔旨或情願自來且有媒聘之禮
焉固非常事而好利者援以為例凡令使其國者皆
欲妻妾非但取童女而已夫使于四方將以宣布上
恩詢咨民隱詩不云乎周爰咨詢周爰咨諏今乃使
于外國貨色是黷不可不禁也側聞高麗之人生女
者即秘之唯慮不密雖比隣不得見每有使臣至自
中國便失色相顧曰胡為乎來哉非取童女者耶非
取妻妾者耶而已軍吏四出家搜戶探若或匿之則
係累其隣里縛束其親族鞭撻困苦見而後已一遇

使臣國中騷然雖雞犬不得寧焉及其聚而選之姸
醜不同或啖其使臣而飽其欲雖美而舍之舍之而
他求每取一女閲數百家惟使臣之為聽莫或敢違
何者稱有旨也如此者歲再焉或一焉間歲焉其數
多者至四五十既在其選則父母宗族相聚哭泣日
夜聲不絕及送于國門牽衣頓仆攔道呼泣悲慟憤
懣有投井而死者有自縊者有憂愁絕倒者有血泣
喪明者如此之類不可殫紀其取為妻妾者雖不若
此逆其情取其怨則無不同也書曰匹夫匹婦不獲
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恭惟國朝德化所及萬物咸

遂高麗之人獨有何罪而受此苦乎昔東海有寃婦三年大旱今高麗有幾寃婦乎比年其國水旱相仍民之飢餓者甚衆豈其怨嘆能傷和氣乎今以堂堂天朝豈不足於後庭而必取之外國乎雖承恩於朝夕猶懷父母鄉黨人之至情也而乃置之宮掖愆期屋老時或出之而歸之寺人終無尋者十之五六其怨氣傷和又何如也事有小弊而為國之利者容或為之然不若無弊之為愈也况無益於國家取怨於遠人而其為弊不小者哉伏望渙發德音敢有冒于內旨上瀆聖聽下為己利而取童女者及使于其國

而取妻妾者明示條禁絶其後望以彰聖朝同仁之
化以慰外國慕義之心消怨致和萬物育焉不勝幸甚

寓本國宰相書

穀頓首再拜寓書諸相公閤下僕病不能造左右面
陳所懷若終不言則不惟僕之心常怏怏不平鬱而
不泄且諸公必以僕為無知而不以人待之故不能
緘嘿吐出一言惟諸公之垂聽之維吾三韓國之不
國亦已久矣風俗敗壞刑政紊亂民不聊生如在塗
炭幸今國王丞相受命之國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
甘澍然國王丞相以春秋之富謙恭冲默一國之政

聽於諸公則其社稷安危人民利病士君子之進退皆出於諸公夫進君子則社稷安退君子則人民病此古今之常理也然則用人又為政之本也蓋用人則易知人則難不問邪正不論高下惟貨是視惟勢是依附我者雖姦諂而進之異己者雖廉謹而退之則其用人不既易乎用人易故政日亂政亂故國家隨以危亡此不待遠求諸古實目前之明鑑也古之人知其然於一進退人之際而必察其所行所從來惟恐瀆乎貨而奪乎勢也然猶朱紫相奪玉石相混其知人不既難乎即今本國之俗以有財為有能有

勢為有智至以朝衣儒冠為倡優雜劇之戲直言正
論為閭里狂妄之談宜乎國之不國也噫之所以離
親戚去鄉國久客於輦轂之下者正為此耳比聞諸
公所以輔欲更化者與前日甚不相遠名雖尚老而
少者寔主其柄名雖尚廉而貪者寔執其權旣作惡
小而大者不悛其惡訪改舊臣而新者反附其舊知
人不難用人甚易似非國王丞相委任之意朝廷聞
之得無不可乎或曰不必寓書諸公徒見其怒而無
所益也噫應之曰社稷苟安人民苟利將具本末言
之朝廷達之天子豈以諸公之怒而便緘默耶是用

敢貢狂瞽之說惟諸公垂察焉

啓

上欽堂啓

凡物不平則鳴動於中而形於外惟時難得易失拙者後而巧者先敢露常情用塵清聽切以人之出處世所吞藏幼而學壯而行斯乃業儒之義深則厲淺則揭亦為持己之方然難會者機乎況欲行者道也乘桴浮海未非先聖之心載質出疆可見古人之意是故或鑽之以策七十或奏之以牘三千雖不肯求拜於監奴亦奚為盜名之處士迹焉皇皇如不及心

則綽綽然有餘泄柳耻臣於繆公孟子譏閉門不納
冉求爲宰於季氏尼父稱鳴鼓而攻義利之分兮可
不愼歟趣舍之宜兮無曰苟矣韓愈上三書於宰相
九品之位猶可求蘇秦佩六印於諸侯二頃之田安
足賴由枉直之有異其遭逢之或殊桊雖去去同世
莫材爲時大用謂致君於無過當收士而不遺擧所
知則君子拔茅推其恩則老人結草因以揚請而激
濁信乎惡紫之亂朱如樂工之審音金石絲竹匏土
草木無相奪若匠氏之作室欂櫨枺檽椳闑扂楔各
得宜旣無求備於一人之身亦何難致乎千里之足

郎署絶白首之嘆國風續緇衣之詩造化爐中甄秩
方圓之雖具吹嘘筆下抑揚起伏之不同伏念久忝
泥蟠常希水擊四海未逢知己十年長作秀才頑軒
冕之儻來幸年歲之未暮宜後來者居上諒却步以
圖前非魚焉知魚恰似莊周之卧轍無馬不識馬宜
須伯樂之攀轅所可喜者時遇明君所可悲者家存
老母然知其天也命也故異乎人之求之豈無膏脣
誰適爲容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惟進退其無依遂孰
左右者爲之先若揮介而不辭可賀郢人之質苟獻
玉以求售何疑楚王之疑猥將畫虎之才仰瀆聽聰

之鑑儻垂波及少援陸沉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必效
施為之有所衡無私平鏡無私照敢孤甄拔之無私

序

送水精長老序

仲尼沒而浮圖氏出與儒角立其為教也空寂高遠
高闊於世理故為孔氏者詆訾之如唐之韓吏部尤
力焉然觀其文或與浮圖游情好屢見於言語間豈
以其人皆能清志潔行外榮辱一死生高出於患失
[illegible]後利欲者萬萬乎余誦其詩讀其書想見其為人
今鎔公自童其髮足不一涉名利之途往還山水之

中書舍手容儀清絶乎章句雖使文公復生必不與之絶矣况余不肖竊揖高風猶恨識之不早何暇議於其間哉噫交游日淺而遽告以嶺南之行且嶺南壯觀甲東國而鍾頭流頭流山中水精為大叢林徐錫子蔡非旁通釋教為衆所推者不能也此行也非惟適山水雅志實釋子得意行道之秋也吾黨區區臨歧之恨安足顧藉耶於是席于東郊分韻賦詩使余序之

送金同年東陽遊上國序

楚王疑璞玉者非璞玉不貴之使然曾人抱愛君者

非爰居有德之所致古今士君子之進退蓋亦如是同年金秀才君子人也其行與文俱有餘力但於進退之際似有不合意者然其心則曰與其躍於魯孰若躓於楚則其進退豈非綽綽有裕與夫行險徼幸者天地懸隔哉君每於詩酒間慨然嘆曰今我皇元巍巍赫赫始以武功定天下今以文理洽海内起釣築而當鈞衡卉草萊而談道義者不知其幾何男兒不可守一鄉局一事也吾將壯學于中國仍誦小雅伐木篇出于幽谷遷于喬木未嘗不三復也有識聞之知君之膽當大於身也僕以負薪之憂絶往還者

有日矣昨有以君之壯轍來告者壯其言行之相許立緣二十字爲別畧不及時序景物者非敢散其浮華寔拙於文辭耳西馬四千里故人三兩盃雖歌凄欲斷尤意諧難廻

送鄭參軍序

漢陽參軍鄭永世將之府有執友十人會餞于東郊酒既行鄭君起揖曰朋友贈行以言豈特卮酒而已余卒爾應之曰漢陽畿外之巨鎮也古稱南京而與東西京鼎峙爲盖爲先代所都山河之壯麗人物之繁華可肩之於王京故尸于是者必宏材偉望人所

信服然後能也其賓僚參佐亦如之自國家多故事異古先廉恥道喪而上下交征利豪家得以兼并酷吏因而掊克地無立錐之閑室有懸罄之嘆為守令者坐視莫敢言厲民自奉而已民之困且無聊者有甚於此時也環畿數百里尤被其害所謂南京者調發滋甚蕭條荊棘間遺民八九戶耳其它郡縣可以察見矣豈無一二有志於民者乎亦皆因仍苟且聊復爾耳今君才高年少又得府尹之仁且賢者為之畫諾則行其素志興利除害使弦歌之舞襦袴之音聞于一境而達之四方其在此行乎或曰參軍微官

也僞弊不可遽革也與大不然一家仁一國興仁君子盡已而已苟能盡已而以百姓之心爲心則雖不中亦不遠矣豈必計班資之崇庳風俗之澆朴哉參軍不以余言爲不可諸君亦以爲然因書以冠群詩之首

稼亭先生文集卷之八

序

送安修撰序

至順三年冬十月日春秋修撰安貞之奉使南行因覲慈闈同僚會餞之馬邑李穀執爵而進之曰古有衣錦還鄉者君其庶幾乎君歷漢山道竹溪以行漢山舊掌書地遺愛存焉竹溪君之鄉黨慈親在焉今往返十年間銜使命歸焉以之榮敢奉卮酒以賀君笑而却之且曰子欺余哉夫仕官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所謂衣錦也若杖節而觀風剖符而專城橫

行於方面而焜耀於鄉閭者又其次也今吾品秩甚卑而事業如故且曰曝史馳單騎以歸無所事於民無所益於國可恨也豈可賀也且吾聞之一飯不忘君蓋所以不忘其君者亦所以不忘其民也國以民爲本民以吏爲天比來承流宣化者未盡得其人亦臣諸部乃別播敷故民皆逃賦而入於豪家所在圍聚陵轢官吏莫敢誰何抑乘勢營私者爭馳傳還星火相射而荒城破驛杳無人烟往往皆是雖有江山之麗登覽之美誰復停車弭節一寓目於其間哉此非奉使于外之時也轂曰一君以弱冠連捷於科場學

富而才敏心正而行方佐幕南州而民不忍欺俄入芸臺而首薦於玉堂方將逢時遇主以不忘君之心行不忘民之政宅日所就未可量也令之行雖非占人攬轡之志足慰慈母倚門之望尚何恨之有敢奉巵酒以賀君笑而領之時在席者三人以行與處分字為韻賦詩贐行謂君之言可以警時俗而為奉使者之戒故并書于篇首

送洪密直出鎭合浦序

聖元有天下臣妾萬方而倭人獨弗庭世祖皇帝命將伐之出師南北會于東海戰艦塞空旗旄蔽日倭

人氣褫膽破竄伏島嶼莫我敢當時元戎振旅而還謂藁爾島夷不足加以天誅惟高麗與殊俗相望一葦可抗宜留軍要害以耀威安邊帝允其請於是置軍合浦其府帥將佐皆授符信而以國人爲之綏其便也國家以慶尚全羅旣爲邊防而又財賦所出一國之府故出鎭于此皆帶巡撫使不必受朝命選其能也其廉按二道牧守諸州者皆屬而聽命苟非才兼文武位望服衆疇克當之至元戊寅秋判密直洪公輟議政而爲之掾都之卿大夫作歌詩以美之余嘗奉天子之詔至其所謂合浦者旄頭虎力之勁嚴

其兵衛足以見軍容之盛也專總戎之權顧眄威福惟所欲爲又以見主帥之尊也當其升平謹烽燧撫恤卒靜以鎮之如斯而已耳主是軍者自始迄今可數也一心之義利而庶民之休戚係焉可不謹哉如或幸其無事不隸其擊刺不務其農守朘膏剔髓以營其私知公之不爲也使二方之人免豪勢侵漁絶流亡愁嘆姦僞以消淳朴以復亦知今之不能也風行而草偃自邇而陟遐如俾廉按牧守皆效公之所不爲而勉其所不能此則吾黨之所望於公而公之所自期者也若夫撫循之暇登孤雲臺訪古蹤賞而

極其酬唱與雖公之所求於吾黨而吾黨之所不能可恨也已公之行書而爲别

送鄭副令入朝序

禹貢九州之外聲敎所曁東漸于海而三韓之名未著也自周封商太師之後稍通中國其在隋唐征之不克及我王氏立國歷宋遼金或通或絶彼亦無如之何盖將有待焉者聖元有作受天明命首承晉接之榮紬荷釐嬪之寵三葉之王出帝外甥際會之機良有以夫王或來躬朝覲或遣陪臣時修職貢必擇文士之能者以佐其使凡對揚休命陳謝懇奏者皆

必其才蓋古書記之任故常難其人己卯之冬將遣
闕年賀正使晉陽鄭致君以前典校副令任書記以
行君通敏兼才其於事理之邪正公私之利病知之
審而思之熟矣況今國空虛王位未定伏聞世皇之
朝朝見之際必進國臣詢其風俗聖訓嘉謨載在國
史今上聖明一遵至元之理若依故事得對清問則
將東國勤王之始末列聖字小之典章以達天聰以
訴天眷使流言即止舊邦惟新在君此行也至若閭
山風雪跋涉艱難不足為念余素忝忘年之契贈行
之言敢不以情

送辛寺丞入朝序

皇上卽位之八年春二月出丞相之擅權者大誥天
下更張政化朝廷淸明紀綱振肅日月所照凡有血
氣者莫不蹈舞歌詠聖德將以四月十七日大會于
京師賀天壽節高麗國臣咸謂天子仁聖輔相忠良
進賢去邪興利除害使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吾國雖
小服勞旣久又蒙今上眷顧之殊將俾吾國安吾民
樂君臣相慶社稷益固可必也是今年會同必盛於
前日非賢而才上所知名者莫可以造庭廷以典理
判書奇公爲其使司僕寺丞辛君叅佐以行知辛君

者皆有詩而以序屬余夫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況執壤奠以覲耿光者哉君其敬慎之君之行必叅新君入賀明廷退議國政欽若詔條洒然一新其又可不敬慎歟知君莫若余故爲之言

寄朴持平詩序

前監察持平朴君允文質夫世家密城郡有兄中郎將允蕃以姻婭故居福州迎養太夫人至元戊寅八月太夫人即世因窆之持平廬於墓擇土植木且以讀禮之餘念佛寫經追冥福終其制福於慶尚道爲大邑賓客雜遝凡知與不知經由於福者必詣苫前

問慰旣還京稱嘆不絕口余昔在辛酉忝福州幕識
中郎面辛未入藝文館雖持平後於朴氏昆季甚熟
思一負笈致芻邈不可得迺諗諸朋友託之歌詩以
寄其感慕之情因謂之曰孝者人子之所當爲古者
欽其不能而已未嘗賞其能也後世有孝行之出衆
者官爲旌表其門閭而復其家于以見風俗之變也
本國之制守親墓三年許旌其門不問平日所爲爲
何如也近世士大夫多令家奴代之終且私爲後其
身任其所之故爲奴隷者爭欲爲之夫小人之急於
利猶君子之重於義人子之念親豈不如奴隷之愛

主乎顧牽於習俗不爲之耳持平平居奉其親無所
不至及其歿而能以禮葬奠而能以制終又能廬墓
以盡哀其敦薄俗而激頹風者多矣先王制禮要歸
於中喪不過三年持平祥期已近當鼓琴之夕歌吾
藁之詩雖子路之勇亦不敢笑之矣親喪當自致至
性莫能移風樹終天恨雲山盡日思牛岡浮瑞氣騮
隙近祥期寧末陰椅合何曾鹿觸枝

送白雲賓還都序

王京去京師才四千里又無道途危險梗澁之虞傳
遞往來絡繹而商旅之行日夜不絕獨宦遊之士不

至何哉本京雖置省惟國王丞相獨領之又其寮寀之命于朝者皆所自辟其餘內外百司並依本國之舊中原士大夫無自而來也頃者吏部以員多闕少始注儒學教授于王京已有數人焉遼陽白雲賓以業儒嘗由廣寧學正爲儒官都下至元丁丑除王京教授告于都堂得援例乘驛赴任既至則室國中來諸生教之詩書禮樂作成人才庚辰之冬考滿且聞有代則辭丞相府剋日以行諸生欲留之而不可得也余後雲賓數月來佐東省官亦滿矣而猶徘徊不去者懷土也余欲從雲賓而不可得其敢爲諸生留

之乎雲賓之去雖無顧念桑下之戀亦豈無情是其行也不可以無贈余既徵諸君詩又序其事而謂之曰世之挾儒術釣爵位者既得爵位則有忽拘詩書者矣或急於進取變而之它或老而無成反謂誤身者亦有之矣雲賓不然官雖不達志則不渝襃衣博帶無易其初朝虀暮鹽無異於舊而曰富貴在天窮達有命儒冠何與焉今之居是邦也風俗不同俸廩不給恬不為意諄諄然誨人不倦是可尚已盍書以為別

送揭理問序

法者所以行其政人法並用又政之善者也聖朝之興未遑定法自至元新格出至治通制作然後吏有所守而民知所避矣盱江揭以忠名世儒家文章技藝靡不通曉尤長於刑名征東先丞相夙知其才舉以聞于朝至元丁丑除東省理問余時亦調幕官同日之任揭君謂余曰政出多門民不堪命方今四海一家何中朝之法不行于東國乎余應之曰高麗古三韓地風氣言語不同華夏而衣冠典禮自為一法秦漢以降未能臣之也今在聖朝親為舅甥息若父子民社刑政俾皆仍舊而吏治不及焉凡一國之介

[illegible]國王丞相[illegible]之本[illegible]
[illegible]國政[illegible]弛廢風[illegible]相[illegible]
亂而[illegible]曰吾[illegible]之下[illegible]莫非
王土國臣之[illegible]則曰[illegible]有訓吾儕王民於
從先彼入此趣輒[illegible]其說真可適從法之不
行非由此歟君曰然吾既有所受惟知奉法而已已
而條理克明請謁不行吏之絕其私民服其公要不失
朝廷之大体而不撓本國之舊俗耳人法並用余於
君見之今年冬考滿且念親老浩然有歸志知君者
咸曰宜有詩屬余序之故書前言以贈其行目有請

焉令兄集賢公為時儒宗名聞海内余辱出門下東歸之日承其敎誨早夜以無忘而今而後余知不負公矣君歸幸謝之

賀崔寺丞登第詩序

取士之法尚矣其科目增損代雖不同而賓興之爵祿之用之文虎則未嘗有異故六藝居三物之一而射御在其中及至後世乃有虎藝之科又有不由文虎而入仕者謂之吏蓋言刀筆之任於是仕之逢遂歧而三隨時所尚而有重輕於唐之搢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不以為美迄宋之盛尤加重焉本國

法唐倣宋世尚文士凡侍從獻替之官選舉銓仕之職實皆專之而虎與吏莫敢望之也矧今聖元右文再下科詔業文之士皆持滿賈勇爭欲角技於戰藝之塲至元六年冬三司使金公與法判書安公選士於春官春軒崔公之子禮卿中其試崔公好客爲東方第一賀者之肩相磨也余旣進賀春軒退謂禮卿曰凡欲登科者以階其仕耳本國舊制官至六品不復就試有司君嘗由郎將兼監察糾正轉典客寺丞正又方壯日進未已顧援近例與白衣之輩美塵褚於棘闈之間者將歌鹿鳴而與計偕射策於天子之

逵年將爲獻替以補吾君之過而順其美乎將參銓選題品士流或嗔而與人官或笑而不與乎抑若其虎夫之豪縱戀其吏貪之奔競而訛吾儒之迂闊以自晦於詞林醉鄉乎禮卿曰不然事君事親自有家訓若其富貴利達則求有道而得有命吾何爲哉自吾家禮部公諱均以下相繼登第者五代而禮部之子文定公諱甫淳爲忠憲王名相四掌禮闈至祖文訓公又相德陵而主文衡及乎尊公幼從國子爲宿儒天朝不暇於舉業故昔祖母金嘗撫吾頂曰見汝及第能復家業可無恨矣慈顏雖遠言猶在耳此吾

之所以區區者然也余聞其言而義之揭其觶而與
之曰君子之教及古復始蓋不忘其所由生而况孜
孜好學必欲承家者乎它日立揚從可知已人言舉
子今年得主司余以爲主司今年得舉子於禮鄉可
云客皆曰然因各賦詩俾書余言于卷首

稼亭先生文集卷之十

序

送金晦翁赴化平府序

余在都下聞新除守令者言某州有瘴氣不可居某縣其俗頑甚不可理其次則曰去鄉里遠難行其俸薄難養廉又聞曰前官卒于任豈可為此州前官不宦達豈可寧此縣夫中國之士豈亦無賢愚哉其能不以死生窮達為自外來者則一也蓋由習俗猶正此其所以為中國也吾友晦翁之光州也人皆謂前此得光者以前官卒于任故多避免翁必不之任翁

曰噫光無瘴氣吾可居也民雖頑獷自有條法吾可理也去鄉里近吾何憚行其俸雖薄不猶愈於日羅大倉乎天下古今之不壽者皆官于光者乎其官達者又皆除光而不赴者乎其言正大與聞都下者不異余不覺撫髀而起曰翁之此行當有五利人棄我取必久於政一也善政既久民受其福二也政成課最寵召是膺三也翁既召還代者必賢四也賢者繼踵光必復興五也翁其識之井邑蕭條異舊時送入作郡謾吟詩興來飲酒寧無偶我有同年不甚癡

雞林府公館西樓詩序

余至東京客舍登東樓殊無佳致迺陟西樓頗壯麗軒豁城郭山川一覽而盡三然法師旋公大書倚風樓三字而無題詠者惟是府千年王都古賢遺迹徃徃而有自入本國爲東京亦將五百載其繁華佳麗冠於東南而仗節觀風剖符宣化者又多詩人墨客意必有紅壁紗籠銀鉤玉筋輝映其間以今所見惟賓軒所題一絶句在耳先儒金君綏首唱也或言曩館舍災詩板隨以亡然金詩何獨不火火後之作亦何不見或者之言不足徵也有一鄉校生日金詩之偶存可以想見百年前風流人物也蓋於其詩民醇

政簡遇事輒裁遇興輒發至於簿領陳於前絲竹列於後人不爲非而有不爲嬉也百年之後促促然務自脩飭一嚬一笑恐或不時安敢登臨嘯詠以取腐儒之誚今先生無觀風宣化之勞以尋真探勝爲事縱覩楓岳雪山萬仞又踰鐵關入東海以窮國島之奇秘遂遵海而南摩挲叢石亭之古碣三日浦之丹書六字舟從永郎湖鏡浦以訪四仙之遺躅燭照聖留窟以極其幽恠而卒至於斯其於游觀可謂厭飫矣雖然新羅古都壯觀遐眺萃於此樓而無一語以去爲先生羞也余應之曰吾既不云云乎哉但不能

[illegible]詩人墨客之流耳然於諸生之言深有所感而且得以觀世變日成長句四韻以示登斯樓者云

東都風物尚繁華更起高樓拂紫霞城郭千年羅代樹閭閻一半梵王家珠簾捲盡山如畫玉笛吹殘日未斜倚柱吟詩還自笑重來不必要籠紗

表牋

上冊後賀表

於赫皇圖蔚啓乾元之運聿新壼制茂昭天作之祥宗社安榮臣民欣悅云云曰肅曰乂乃武乃文憂勤能致于中興有光祖業風化實資于內理用厚人倫

端遇昌辰誕敷渙號云云叨居華秩獲覩盛儀竊慕
華封恭上多男之祝式歌周雅願延萬壽之期

太后上同前表

母儀丕顯於東朝曾崇徽號婦順聿形於內治新布
德音縟禮畢陳慈風遠被云云靜深照物沖澹怡神
賛先帝之睿謨更張大化毓吾皇之聖德馴致隆平
慶洽中闈歡騰諸夏云云幸叨近列夙荷洪私旣賡
至仁式叙六宮之欲願輸微懇對敭萬歲之休

皇后賀箋

龍配至尊夙著乾坤之序光膺盛典益隆宮壺之儀

朝野交歡神人胥悅云云德全純懿性稟柔嘉主饋
在中克正長秋之位推仁逮下方歌樛木之詩爰舉
彝章俯順渙號云云叨司徽掖幸際明時昵侍文石之
班昌騰蹈舞遠播關雎之化共荷生成

謝復弓兵馬匹表

起居睟辭辟殿忽周一歲之星邈慶箕封常祝萬年
之壽云云詔令雷行萬方更化德音天降一國生光
仰荷恩私伏增感愧伏念臣睟目迷職幸獲入朝適
逢皇極之敷庸復至元之治於至元三年四月初三
日欽奉詔書內漢人南人高麗不得隱藏軍器執把

弓箭除官負存留馬匹外其餘盡行拘刷以小邦邈居於東土而舊俗頗異於中原當太祖天造之時宗先歸附值世皇龍飛之際尤著勳勞有錫馬三接之榮餘館甥貳室之慶約束雖遵於聖制典章無墜於祖風苟一日而變更慮三韓之驚動又近弗庭之俗恐竊無備之邦鑿井耕田斯民何知帝力馳馬試劒絕域宜耀皇威是用籲號果蒙俞允此盖伏遇云云廓乾坤之量垂日月之明謂臣世篤忠貞憐臣躬修朝覲皆仍舊貫曲借洪休臣敢不謹守封疆恪勤職貢祗服鼇東之命益輸報上之誠

太后賀正表 國行

起居守藩東海之濱未能趍造注想內朝之列徒切
瞻依云云三陽協序肇頒象魏之初萬國朝元益衍
慈闈之慶光增日月喜溢寰區云云道配乾剛德侔
坤順怡神調懿得女中堯舜之名佑聖憂勤措天下
羲軒之世式迓佳辰之復茂膺諸福之臻云云端遇
昌期獲叨洪造但叅賀列邈居東土之封第貢忠誠
願上南山之壽

賀正表 權肯仟

起居權分省治邈居出日之隅遙望朝儀切祝齊天

之箕云云彼在璿璣茂迓泰亨之運祥與叡辰肅儀
元會之儀萬象皆春一人有慶云云齊莊中正濬哲
文明尊賢使能紹復世皇之道纘志述事緝熙先帝
之心適遍昌辰倍膺純祜云云弃森寧屬分治省垣
相府久塵權守征東之重寄辰居雖遠益殫拱北之
微誠

謝表

起居襲封三載功未著於保釐祝壽萬年心常馳於
垂拱云云使星洊至恩露屢垂拜賜已還感銘奚極
伏念年齡方弱學業未成猥承聖 主之洪私早襲祖

先之餘緒䕶東之寄已屆於三年報上之心何忘於
一日玆纖勞之無地況珎䝉之自天九爛官衣香浮
內醞此蓋伏遇云云齊莊中正濬哲文明邁舜德之
好生体皐謨之柔遠諒臣世忠於上國憐臣係出於
外甥不責其愚而加其惠臣謹當泥酣渥澤賡四方
旣醉之歌被服寵榮嚮萬物皆春之化

疏語

佛頂道場疏

梵雄已遠歷千古而彌尊神呪景嚴消百殃之孔劫
仰發皇覺倚冀洪休言念孱資叨承丕緒以妙年倦

于學問於今日賒其施爲未容逆耳之言難去溺心之欲春蒐雖去講武豈匪妨農天變屢以示災蓋由闕政幾撫躬而兢惕猶臨事而依違民不聊生人多觖望旣使朝經而衛弛乃至於斯更遭年厄之相仍唯憂不免知已往之無及庶將來之是圖茲求禳禬之良方莫若宣揚其秘典式淸禁宇祗展熏慈纔傾微言卽通眞感伏願嚮洪範之五福身其康強肩設盤之一心民用和睦

外院道場䟽

玉毫相熾盛之光有大威德金輪王吉祥之呪滅諸

哭訣切惟先祖之貽謀深信西乾之像敎矧予不穀適逢衰叔之時顧自無能難保盈成之業第遵彝範用丐真麻脫盝方寸之誠少有錙銖之效伏願四方賴慶如泰誓之榮懷二氣循常致羲經之交泰

八關齋疏

覺皇說法皆稱三有之妙因末俗迷真宜執八關之正戒故自創垂之先祖已能崇奉于靈詮用保丕基或由妙援矧及我無良之嗣莫克施為盡遵其不易之規庶幾持守肆敢彝儀於陽月俾陳勝會於西都佛聖證知神龍歆喜伏願四方無侮盍承上國之懷

綏六府孔修更致東人之富庶

青詞

下元醮青詞

初獻履泰正之紀望適屬朔元酌周涼以薦誠敢希注福奧垂寶鑒優錫純禧亞獻蒼蒼無極道已先混沌之前蠢蠢有生命不外陶甄之內敢竭由中之信用資佑下之私三獻抱氣含元曲借生成之便亭功紀過潛行禍福之權盍罄卑悰仰干聰聽伏念恐德不類莅事惟煩猥承積累之餘得為民牧未見測循之效可享天心兹當校錄之辰深極業耽之畏謹邀

鶴侶恭奏龍章伏願頓解愆尤俾有自新之地優加
壽録坐膺難老之期

近冬至甲子醮青詞

甲子紀辰已近陽生之候乾元資始益彰天覆之仁
式迓明享之誠敬佇曲成之惠念膺祖構叨襲王封
召水旱之不常既由涼德使歲時而無易惟借陰扶
茲值良辰恭陳法醮高靈下降諸福畢臻致令十日
雨五日風淳風復于今日三年耕一年食餘食踰於
昔年

小王本命醮青詞

初獻日周六甲當小王貽命之辰時蹇一心修上帝
享誠之舉蘋蘩可薦黍稷非馨亞獻視之不見孰知
陶鑄之功感而遂通能錫照臨之惠敢申昭告厥格
明禋三獻天無親而輔德命不易哉父有子而主恩
心乎愛矣切惟元嗣間襲丕圖雖曰謙退之情遂成
恭默恐有虞憂之念反損和悅茲卜元辰特開請醮
儻枉泠然之馭居歆酌彼之儀致令存其心存其誠
克諧以孝俾爾富俾爾壽永孚于休

稼亭先生文集卷之十

祭文

為金校勘天祚祭母文

父母生子忠孝是期為不繼志孰云秉彝惟予孱耿子道之虧先君早　世北堂凄其求官與學遠違母儀間關南北遂至京師薄宦無功祗以仳離豈不懷歸愧此布衣自從科興講習孜孜戰藝場屋幸冊中之青衫覲省一笑之微三年掌翰末吏之卑讎書芸閣七載權知虛名無用子職何裨戊辰之年來省庭闈雖云老病亦甚清羸明春辭去不敢言歸謂親已老

何以去為時乃勉子汝去何遲朝夕尸饔自有婦兒
以志為養汝復何疑汝去勉旃好爵與縻立身揚名
以畢孝思承教就途中心有違日月幾何纔過一朞
夢想高堂心馳魂飛訃書奄至永感在玆何怙何恃
已而已而嗚呼哀哉有子七人振振螽斯昆令季强
夫唱婦隨以耕以織溫凊以時獨予不類惰其四肢
齒踰強仕很學畫脂猶無寸廪一膳是資後雖得志
萬鍾何施負米無地古人所悲時不可再悔不可追
一觴之奠而誠叵涯如生如存聽我哀辭

為元宰相舉養父政丞利用文

嶽將降 賢時當徳之叅天故生公際風雲會惟德惟功
三韓所頼自我國家遭時事大王或親朝貢紲不懈
或使之聘奉辭專對半百年間四千里外汗馬来往
疾如神惟秉義不貳致身不愛歷輔二君夷險一節
再長百寮邦興民話一心赤灰两鬢如雪勿謂無見
伯道是比公徳之豊公功之美當配廟食百世不毀
嗟嗟孱質雖曰無似予以父事公亦子視今公之沒
予將疇倚敬修寘福兼陳薄祀洋洋在上魂其歆止

爲男駙馬祭瀋王文

惟王之生禮義是袛昔在徳陵愛育之甚子而不姪

摧食與飲迺請天子遜封于瀋王惟敬愼兢兢祕祕
寵遇英皇日侍燕寢恩沛春融威生寒凜帝謂汝王
有求告朕姦人抵隙乃謀乃謗始閱于牆終成貝錦
此出宸衷非王不審近因民望又被讒譖有德無命
此責誰任未東其轅遷北其抗有兒煢煢恩保巨詹、
哭徹九泉血淚斯滲

祭張曲江文 缺

墓誌銘

有元奉議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驍騎尉大
興縣子高麗純誠輔翊贊化功臣三重大匡

右文館大提學領藝文館事順天君蔡公墓

誌銘

至元六年歲在庚辰正月十日癸亥大興縣子順天君蔡公年七十九以疾卒于其第將葬以禮其子壻以公之行狀乞銘於李穀穀曰公之行義高一時而功德著于國於銘何有公諱洪哲字無悶交州道平康縣人生十八以能文詞中成均試二十三登進士第始命贋善府錄事五轉而為通禮門祗候出守長興府有惠政已而棄郡即閑于家凡十四年自號中菴居士常以浮圖禪旨琴書劑和為日用性又不喜

干謁與世淡然若將終身焉德陵素知其名至大戊申新政懸賢將大用公公臥益堅強而後起即除司醫副正皇慶壬子拜密直副使由前祗候一起而八遷五年作相士林榮之延祐甲寅使正經界公專其任廼相四方三壤之宜酌其古制徵其定額務適於時公私以便德陵益器之累加密直使明年冬以事已聞陞僉議評理轉三司使尋還贊成事庚申封平康君有公子仕元朝秩五品者以恩封大常禮儀院判官具階勳爵至順壬申毅陵復位圖任舊人再起相之既又更封順天君進階三重大匡加功臣號仍

以大右文領藝文館知丙子貢舉時稱得士公於文
章技藝皆極其精而尤深於釋教至論其道雖稱開
士公片言折之苟無所見烏能如是耶嘗於第北刱
梅檀園常養禪僧頗有得道者又施藥園中國人賴
之呼為活人堂後於第南作堂名中和時邀永嘉君
權公以下國相八人為耆英會蓋慕昔賢而風流不
減焉公鑒識絶倫風猷希代取人無備觀過知仁居
家接物一團和氣可謂大雅君子矣曾祖諱某贈尚
書令祖諱某小府監贈平章事考諱某左右衛保勝
郎將贈僉議政丞妣朴氏昇平郡夫人贈韓國太夫

人贈知密直事諱某之女也夫人金氏永嘉郡夫人
亦以子貴封大興縣君考諱某位至僉議中贊上洛
公有功世皇朝授中奉大夫都元帥夫人柔嘉淑善
克持閨門生子五人長男河中宿衛輦轂選太傅府
咨議參軍間仕本國判三司事今為平康君次男河
老判宗簿寺事次男先智學佛為繼祖演真大禪師
長女適今雞林府尹檢校僉議評理薛玄固次女適
故左右衛保勝別將鄭光祖先公歿公之卒也人亡
楷範國失蓍龜莫不嘆悼以四月初八庚寅葬城東
原銘曰

人之有德必位必壽亦或不然惟公亡兄有惟其有之
是以不朽

大元故將仕郎遼陽路蓋州判官高麗國正
順大夫檢校成均大司成藝文館提學同知
春秋館事崔君墓誌

皇朝進士有名東方者曰雞林崔壽翁始除蓋州判官地僻職冗居五月移病東歸不復于朝雖仕本國才奇志高不容於時年五十四至元六年庚辰六月十日壬辰以病卒葬有日其弟監察糾正濬以所為行狀來乞墓銘曰吾兄之才不愧于古而吾兄之志

不行于世卒至官不達齒不高無澤以及物無子以為後其又不克銘諸幽堂以列其行則吾負吾兄矣知吾兄莫如子宜為銘㲉義不可辭廼次其世系而叙其行實焉君諱瀣一字彥明父遠祖允順仕新羅官至太守世家雞林府曾祖諱某慶州司兵贈軍簿判書祖諱某檢校軍器監贈版圖判書考諱伯倫狀元及第名聞于朝授高麗王京儒學教授累遷本國民部議郎階中顯大夫妣任氏封晉陽郡夫人大護軍致仕諱某之女也君幼頴悟九歲能詩旣長學日進大為先輩所服未及冠弁以詞賦試有司試輒中

之初罷成均學諭選藝文春秋館檢閱尋以事貶監
長沙務既又復選注簿藝文春秋館由注簿拜長興
庫使遷成均館丞藝文應教典校典儀二副令檢校
大司成君之所歷如是君讀書為文辭不資師友講
習超然自得於義理之歸不惑異端不溺俗習而務
合於古人至論同異苟知其正雖老師宿儒為時所
宗者且詰且折確持不變君之所學如是延祐科興
聞詔乃曰可試所學既而果中辛酉科狀元宋祭酒
稱其才屢形於詩自是以名益著異己者益不悦而益
排之君又不善伺候於以為敢言而喜説人善惡故輒

舉輒斥卒不大用然取友必端知命無憂不以仕已
喜慍惟以詩酒自娛常選本國名賢所著題其目東
人之文凡二十五卷平生不理家人生産自號拙翁
後居城南獅子山下開園曰取足遂稱猊山農隱卒
葬其山之東家甚貧凡知君者爭致賻乃克葬君年
取先取檢校評理潘永源之女生一女適士人池奫
後取通禮門祗候蔡興之女生二女皆幼無子銘曰
嗚呼崔君不羈不羣私淑其學好古而文奮不牽俗
陽狂敢言雖無其年名有可傳雖無其子弟有可倚
彼位我德孰失孰得君自不疑其又奚悲猊山之東

馬鬣之封千載之下知有拙翁

高麗國奉常大夫典理摠郎寶文閣直提學知製敎李君墓表

有元至元六年庚辰十月朔王府斷事官僉議評理李公命其門生征東行省員外郎李穀曰子早與吾兒達尊游知其為人宜為表其墓又曰人孰不愛其子而吾之愛甚故其亡也哀之過嗚呼穀其尚忍為之辭乎君諱達尊字天覺系出雞林李氏故臨海君李公瑱之孫今永嘉君權公溥之外孫上黨君白公頤正之壻內外皆奕世門閥凡稱道德文章必先二

祖家君少無紈綺習孝友恭儉生十一以門功拜別
將十八工文詞登乙科第由思補陞獻納尋遷監察
掌令典儀副令己卯之冬尊公以國亂隨王北上時
人心危疑君白尊公知有君父而已匹馬徃從之明年
事定王復政轉典理捴郎思補以上皆兼館職六月
東還得疾與過鴨淥水二十九日辛亥殁于道旅殯
長林驛八月某甲子使迎柩十月某甲子葬某原年
二十八子男女五長曰德林年十一次曰壽林九歲
餘皆幼嗚呼始君居太夫人憂哀毀幾滅性宗族稱
其孝既學而文既事而幹人知其能業其家天若篤

生斯人而有為於斯世也胡不假年而至於斯嗚呼

高麗國正順大夫密直司右副代言宗簿令

兼監察執義知版圖司事柳君墓誌銘

儒州柳氏有佐命開國者其後延慶食德代生賢哲明王宰相諱公權好學工草隷卒官叅知政事諡文簡是時崔忠獻挾討賊功擅廢立子孫相繼專政至忠憲王戊午文簡之孫諱璥才華德望冠一時與别將金仁俊謀誅忠獻之曾孫誼用能歸政于王施惠于民而功在社稷到于今稱之官至匡靖大夫僉議中贊修文殿大學士監修國史上將軍判典理司事

世子師謚文正於君為曾祖文正生知都僉議司事
諱陛謚貞愼貞愼生文化君諱仁奇謚温靖娶僉議
中贊諱之淑謚光節之女海陽郡夫人金氏於君為
考妣君諱甫發年十六以門蔭除興王都監判官再
遷郎將至元二年丙子拜少府少尹轉通禮門副使
己卯春陞密直代言兼監察執義性聰慧恭恪幼承
毅陵之知至是將大用試以納言之任攝風紀之司
君能深惟家業志于無忝方將立功于時而垂名于
後世人亦以此望之也已而毅陵棄國時事一變明
年八月乙未病暴卒年三十七夫人元氏故檢校評

理諱善之之女毓德華閥媲賢大家承祀主饋以順

以則生男女五人長繼高方十歲次尚左八歲長女

適瀋陽路達魯花赤洪川君忽失帖木耳次適指諭

郎將洪有龜季適新陽君盧琠以九月庚申葬于[illegible]

大德山麓夫人以君之嘗所往還者於文[illegible]

使來乞銘銘曰

柳氏之興與國並焉源其遠矣流慶緜緜文[illegible]

旣藝旣賢相我璽東五葉蟬聯惟君克肖志[illegible]紹紀

天未厭德胡不永年孰尸壽夭莫究其然刻[illegible]

惟後之傳

大元故將仕郎遼陽路蓋州判官高麗國三
重大匡興寧府院君領藝文館事謚文貞安
公墓誌銘

余在京師聞謹齋病旣歸問疾見余則潸然曰吾不可久於斯世矣指其子宗源曰子如吾思無忘吾見且以墓誌屬之曰吾平生無可稱吾四爲士師凡民之屈抑奴人者必理而良之此其可記者也余聞之悲而姑復之曰病豈皆不愈言何遽如此嗚呼可謂知命君子矣旣卒將葬其弟輔與余同年以公行狀來乞銘嗚呼余嘗受業於公而公又親命之敢以辭

為公諱軸字當之福州興寧人曾祖得財祖希諝俱
為本郡戶長考碩及第遂隱不仕以故皆贈官妣興
寧郡太夫人安氏同郡人檢校軍器監成器之子公
生而穎悟知讀書力學工文辭中成均試擢進士第
調金州司錄選藝文春秋館檢閱修撰再中鄉試拜
司憲糾正癸亥又中鄉試第一名甲子會試京師廷
對策第三甲七人勅授蓋州判官時忠肅王被留輦
轂四年矣公謂同志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吾輩之
學如此乃上書訟王之無它王甚嘉之超拜成均樂
正蓋州守遣人禮請王方嚮用故不能去國之任由

樂正轉典法版圖軍簿典理四摠郎遷右司議大夫永陵莅位命存撫江陵道有文集曰關東兎注冊拜判典校知典法事忠肅王復位凡得幸於永陵者皆斥之々或以公為所斥者之親褫其職時人語曰得之自身失則由親既而起為典法判書俄又忤內豎之用事者見罷永陵復位復起判書典法同知貢舉取今判密直司事李公遂等三十三人時稱得士由判書轉監察大夫樂正以上常兼館職雖長憲司猶帶之表牋詞命多出其手癸未以檢校評理出牧尚州尚與福接境而太夫人在焉得往來起居以盡孝道

甲申春王新政首論相召副使密直尋陞政堂文學
明年加僉議評理又加贊成事右文館大提學監春
秋館事丁亥秋遘疾除興寧君盖執事者不喜吾儒
故有是命其冬衆論紛騰復職如初戊子春疾復作
乃乞致事夏六月朔復除興寧君進階開府至二十
一日訃聞王命有司予贈以禮謚曰文貞百官會葬
哀榮終始可謂無缺矣以七月十一日窆于大德山
享年六十七娩甘泉郡夫人文氏檢校軍器監龜之
女生二男一女長宗基寶馬陪行首別將先殁次宗
源及第今為有備倉副使女適別將鄭良生有二弟

輔及第中京師乙酉科除遼陽省照磨因覲省歸國令為右代言輯及第令為成均祭酒先公早世公教二弟無異已生以至成人故其弟之事公如事父云本國之制三子登科廩其母終身公與二弟既登第矣又與其仲俱中皇朝甲第實世所稀而亦公教養之力也公處心公正持家勤儉發言便便無適詞居官矻矻無倦色見善則稱之不已故多譽見惡罔避之不近故寡怨自號所居曰謹齋其志可見已銘曰謂非壽耶年薄七旬謂非貴耶位冠諸君有弟有子有德有言我銘不誣維公之墳

稼亭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稼亭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墓誌銘

高麗國重大匡僉議賛成事上護軍平壤君

趙公墓誌

惟昔世皇旣一海內而懷柔要荒嘉我忠憲之歸欵忠敬之勤勞而行崇德報功之典迺釐降帝女于忠烈王其貳室之恩三接之寵天下無對焉當是時賢能並出奔走輔翼光大三韓之業貞肅趙公尤為傑然者也貞肅諱仁規官至僉議中賛封平康府院君旣樹中興之功都上相之位以勳以舊爵為元臣而

諸子振振又皆克家功名富貴冠於一時公其季子也公諱璋字彥寶平壤祥原人贈樞密院副使瑩之孫司宰卿致仕趙公溫呂之外孫管軍萬戶羅公裕之婿也生九歲以門功權務昌禧宮再遷攝護軍五轉大護軍歲庚戌拜密直左副代言四轉右代言乙卯除讞部典書明年以摠部典書行平壤尹事又明年出牧清州地界人多桀驁南方俗亦蕪黠公壹以惠不以威期于無事聽訟之餘飮酒圍棊人始不知其德去乃思之延祐末忠肅王與瀋王構釁或以間公授以元尹置之散地事旣定忠肅知其無它癸酉拜

知密直乙亥遷判密直仍陞僉議贊成事時忠肅倦
于政委之宰相公大體不務瑣尾數言偲偲之服其
公謂有父風期以冢宰戊寅閏月以事免時宰相側
寵嬖封平壤己而忠肅捐國事隨以變公屏掃日與
親故讌集至正改元之春樂禍者誣公與密論議國
是永陵怒甚夜半下命聣福州牧衛使押送不許一
刻留公倉皇出城馳赴任所意頗不樂稍覺傷和曰
還疾作艱行步重語言百方莫醫丁亥秋進封府院
君以病不謝戊子十一月乙巳卒于家享年六十二
夫人羅氏封通義郡夫人生男興門今為少府丑孫

男一人以明年三月己未葬于松林原將葬其兄元
朝三藏法師旋公以墓誌屬予曰吾姪方萬里奔喪
未暇匍匐以請吾弟之志予知之乞誌之又曰吾弟
之德之行誠不愧于前人謂當一起以慰東人之望
嗚呼今已矣夫又其亡雖丁國恤衆議諡以易名官
庀事以會葬其德之感人如此盍銘諸穀語而銘之
曰
天之降材彌篤于人何以篤之有君有親貞肅之子
忠肅之臣旣能竭力又致其身予齒去角賦已不均
予德奪壽天或匪仁我銘公墓其悲為民措辭無愧

刻此貞珉

高麗國匡靖大夫僉議評理藝文館大提學監春秋館事上護軍致仕尹公墓誌銘

公諱宣佐字淳叟鈴平郡人三韓功臣莘達之後莘達玄孫太師門下侍中瓘平戎拓地配享王廟瓘之孫太師門下侍中麟瞻靖難匡國功在社稷麟瞻生判禮賓省事宗海宗海生內庫副使世芳世芳生贈判司空寺事應植應植生贈僉議評理珣珣娶贈贊成事宋世堅之女於公為考妣公生而穎異七歲能屬文歲戊子擢第一人及第由金海掌書記入補秘

書郎直文翰署累轉堂後官丁未忠宣王嗣位沙汰
百寮拜左正言再轉右思補兼讞部散郎出按淮陽
道累遷內書舍人選部議郎壬子按全羅道有古按
轡持斧風事聞就陞都律令癸丑王遜位于忠肅王
忠肅素聞其名授成均祭酒命掌符印在左右仍令
進講資理通鑑轉監察執義中以事罷辛酉復職如
初是年瀋王得幸于英宗誣王以罪欲攘其位患得
之徒皆附焉其黨十餘人忽自都下來言瀋王已得
國國人盡狀王之非以達于朝乃連數十紙書其狀
云云鋪于旻天寺門招百官而署之人爭趍之公獨

曰吾不知吾君之非臣而訴君狗彘不爲啗之而去由是臺諫文翰得不署名事定中書以其狀歸之王數其不署者而嘆曰非尹某在憲司則其它未可知也時王被留五年財用匱乏瀋王之黨知其然封府庫以沮輸運公檄察官趙瑄督責主者輸運乃行乙丑王歸國除判典校階通憲儀以民部典書出尹溪陽既而王及公主如龍山謂左右曰尹尹請儉故使牧民汝曹愼毋擾閭辛未引年致事乙亥王親注守令至雞林尹輟筆以思曰朝臣盈庭無如尹尹即注之其見信於王類此公再尹大府益廉益勤凡民之

所病必務去而可以利民者舉行無遺丙子加僉議評理仍令致仕癸未九月某甲子得微疾呼子女而前曰今人之兄弟多不相能者由有爭也命子槩書文契均分家業且戒之曰和而無爭以訓汝子孫言畢正其衣冠端坐而逝以其月某甲子葬于某原享年七十有九夫人尹氏國學大司成諧之女生子三人長棣先公歿次槩及第今為典儀寺丞女適大護軍庚良俊繼昇平郡夫人朴氏生二男廣及第今為通禮門祗候季剃髮學佛再繼林氏無子公平生不理家產性不飲酒人未嘗見其戲謔歌舞慎交遊重

然諾獨居常若對賓唯以經史自娛有質疑者輒援
經以對至于老莊之書刑名之學靡不硏窮故學者
多歸之詞翰淸便正言以上常兼館職一時表牋多
出其手旣葬之七年右代言尹澤與余同年及第以
所撰公行狀來乞墓銘曰嗚呼公雖姑夫恩猶父也
適公歿吾在南方而未及葬葬期又迫而未暇銘銘
人之墓如吾公乃可無愧而猶無銘而至于今可恨
也已予銘人多矣亦嘗有如吾公者耶余無辭以辭
唯唯而銘之銘曰
人以貪憂公以富羞或諂于君公以直聞孰尸厥爵

爵勞于德德與齒尊公貴何言才名出衆蘄其見用
見用之蘄公亦不慍赫赫者誰泯滅如澌公死猶生
視此刻銘

行狀

高麗國承奉郎揔部散郎賜緋魚袋贈三重
大匡僉議政丞判典理司事上護軍奇公行
狀

曾祖諱允肅金紫光祿大夫太師門下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上將軍判吏部事謚莊靖
祖諱洪頴左右衛保勝郎將贈銀青光祿大夫

尚書右僕射

考諱琯奉翊大夫三司右使上將軍

公諱子敖字子敖幸州人始以門功拜散員至元庚寅叛王乃顏之黨哈丹與其衆東走眞番闌入我疆逆氣張甚所至殺掠忠烈王偕帝女安平公主率百官入江華島避其鋒州郡皆據險且戰且守中外洶洶公時爲中軍偏將負纛前驅頗有功賊平累遷摠部散郎出守宣州所居稱職而有去思自以奕世衣冠仕不甚達性又寬厚且不喜干謁日與賢士大夫游務盡其歡不理家人事產年六十三以天曆戊辰

卒于家夫人三韓國太夫人李氏左僕射諱湊之孫
國學祭酒諱行儉之女族大德茂克配君子生五男
三女今皇后其季也謹按奇氏自國初以武材稱世
著其勞及仁王妃任氏生毅明神三王踰恭睿王太
后而公之祖母實后弟平章諱濡之孫判事諱景詢
之女自是任奇兩姓益大以貴甲於東國侍中康靖
以冢宰相毅明神當毅王末年武人鄭仲夫作亂殲
朝臣擅廢立自是權臣繼踵搢紳重足而能從容以
道終始扶持不失舊物侍中之力居多矣僕射諫既
持節義當國步艱難晉陽公崔怡顓擅雖連姻權臣

不肯阿諛每曉以逆順禍福竟不得發詒防病其子沆不肖人多附沆而僕射獨疾之嘗問後於人僕射即舉賢以對及沆嗣以前嫌見斥飲恨以卒時人惜之三司始諱瑋後避國諱更焉初以將軍出為忠州牧專尚寬和蒲鞭蘧水民不忍欺政最召拜上將軍儀還鷹揚軍國制凡軍政賞罰將校進退一聽於鷹揚三司不私其恩威動以禮法軍士感服由是驟登相府忠烈王以巨室國老尤加禮貌哀榮無及焉者公之妣延興郡夫人朴氏典法判書諱暉之女侍中李文真公藏用之外孫也至元元年有詔令歲王

公群牧咸會上都王其乘驛而朝文真以平章從忠
烈王入覲寵遇異常文真德業文章聞于中國時右
丞相東平忠憲王甚器重之待以殊禮坐必虛其右
翰林王學士諸公歆其風裁皆願内交凡所對揚休
命與本國興利除害者民到于今賴之公内外皆名
家由高祖門下侍郎平章事諱守全以下出入將相
功施于民而不食舊德卒於下位天將大其報而有
待于後乎長男軾先公歿次轍以僉議政丞今封德
城府院君次轅以僉議贊成事今封德陽君次軥大
匡元尹次輪右常侍長女適商議評理趙希忠次適

典儀令庶敦紹孫男凡十一長天麟小字完澤普化
以廕圖揔郎八侍輦轂今為直省舍人次仁傑小字
帖睦迭溥化以軍簿揔郎宿衛闕庭次天驥有傑田
龍皆郎將餘未仕孫女七長適弘福都監判官洪寶
瑑餘皆幼公之家世功德載在國史公之事業煒煒
在人耳目今掇其大槩為行狀以備采擇焉至正
八月初一日謹狀

有元故亞中大夫河南府路揔管兼本路諸
軍奥魯揔管管內勸農事知河防事贈集賢
直學士輕車都尉高陽侯謚正惠韓公行狀

曾祖

祖

父

公諱永字貞甫姓韓氏高麗清州人曾祖光胤本國
及帝仕至朝請大夫禮賓卿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守
司空左僕射祖康本國及帝用儒術相忠烈王以匡
靖大夫都僉議中贊脩文殿大學士監脩國史判典
理司事世子師致仕卒謚文惠公考謝奇本國及帝
仕至朝請大夫右司議大夫知制誥以公貴贈康中
順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上騎都尉追封高陽縣伯

妣任氏追封高陽縣君累贈謝奇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高陽縣侯妣蔡氏鄭氏俱封高陽郡夫人公鄭出也初本國遣世家子弟為質子公之考在選中遂挈家而來公由是少長輦轂學于中國大德七年選充宿衛十一年入侍仁廟潜邸為上所知至大初制授承務郎資武庫提點皇慶元年除壽武庫使延祐元年陞使利器庫時明宗即封于周將行請細甲於仁宗上命給之江浙省丞相答失蠻時為武備卿控寺欲取鎮庫者公曰卿不聞乎世祖賜以尚衣御鎧者曰以此鎮武庫後世嗣聖或乘戎

鞈者服之否則秘藏世以寶守寺官相傳奉之唯謹卿曰吾將取觀耳無他也及見即持去公大叫卿追制奔及而手奪之俾得兜牟卿復來奪公曰我頭可得此不可得也乃抱之哭卿無如之何止以鎧上王邸後數月仁宗命取是鎧主者以實對上怒置卿極刑竟無以存兜牟事上聞者三庫皆尚方戎器秘藏公再三管鑰克勤以慎無絲毫失及卿被刑入益重之延祐庚申出為錦州至治壬戌移刺高州高古奚契丹地屢經兵戰民物蕩然邊夷雜種所聚無耕蠶產帶以剽竊為事公知其然克自檢束務以德化而

誠感之苟為姦宄不悛者痛繩以法而不少貸一境稱治天曆之元又除懿州制未下御史臺薦公可任風憲改授河西隴北道僉廉訪司事方兵興之時寧夏土豪借威柔舋沮壞憲司公下車即將本路照吏張能因事斷罪餘皆解散總管忻都文推官畏縮抗疾公獨守監司一年而風紀復振矣又以營田水利主者不得其人貪緣為姦斥逐八十餘人乃選廉能者修開河道民賴以便先是寧夏在邊遠鄙客旅之死無所殯至有骸骨暴露者公乃令經歷張珪築垣作屋收瘞其中五百七十餘以千字文為記標其姓名

鄉貫令其親戚易爲稽考仍穴垣內以藥其暴露者
開陝旱饑流民多就食而露宿野處病於風雨公輟
俸以倡豪富爭出錢以助凡爲屋二十餘間其所典
鬻男女官給衣食還其父母於是死者得所而生者
不至於病矣其於讞獄一本於欽恤寧夏回党氏婦
因姦藥殺其夫獄已成矣審按二年而無異詞公一
問而知之再問而得其情其夫果死於病并其姦夫
即治出之人服其神明至順二年轉陝西省員外郎
階亞中大夫凡今省陝西及爲幕職者以御史臺同
建于彼每憚召呼應對有受命而不肯就者既上以

疾告者甚或不能朞月往往以罪去者時行省官僚皆以貪墨劾罷公孑然獨居二年竟以能聞先時銓選不公惟勢是附非賄不成公悉知其弊司籍先後定關等差唱名注擬即行榜示請囑絕高下其手者無所措奉檄之士莫不悅服會選守令元統元年遷河南府路總管公始下車訪求民瘼利無不興害無不除河南當西北孔道西自閿鄉北自孟津東自鞏縣凡十一驛人户損之十室九空檢校隱覈覆換得窠斂除其貧弱僉補其豐厚而又新館舍闢明路達里門勸農桑作惠民藥局以救窮民收置銅儀以

謹測候民既戢服則令之曰講求治道莫先學校廟宇圮陋齋舍傾頹豈朝廷隆師重道之意乎於是捐俸勸率興工修理建大成門及東西廡序總四十有九間後有渠總管宜文其事于碑略而不悉可恨也已既新廟學則程督諸生課講凡公退治後之梅花堂集僚吏講說經史寒暑不輟凡遠近之民冤抑久不得伸者憲司悉委之公公亦心誠求之咸得其情不幸於至元丙子三月二十有六日以疾卒于官享年五十有二士庶聞者莫不哀泣思慕至於獄訟之人亦皆呼哭失聲且謂自有府路以來未見盧能循

良善公比者公性寬和好惡不偏守正無私燕閒雍
容未嘗疾言遽色勤勞公務至忘寢食其行廉潔一
介不以取人朋友饋遺雖飲食之微或不適意却之
不受其在高州河南也當行朝即裹糧以往所食蔬
茹必庚善價所飲惟水而已其子孝先捧詔往陝西
道路以還回覲省公命不出門路請見公不許留數
日去路官具酒食餞于郊公聞之不悅計其費償之
自奉甚約內無妾媵淡如也故捐館之日帑無餘帛
廩無餘粟氷蘗之操終始如一至正癸未贈集賢直
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高陽郡侯謚曰正惠

娶崔氏累封高陽郡太夫人子男三人長孝先一名帖木兒不花由近侍累遷大府監左藏庫副使征東行中書省員外郎資政院都事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大司農司都事僉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拜監察御史次仲輔一名觀音奴由侍儀司通事舍人遷中興武功庫副使次文獻一名承壽給事東宮女一人適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徹徹不花封宛平縣君穀鄉人也嘗從之游故詳公之德行與其家世云

稼亭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稼亭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程文

擬漢責降司隷校尉王尊詔

漢興將二百年自世宗皇帝以降禮文寖備而紀綱陵遲姦軌不勝先皇帝又以寬仁御下重於嚴斷憸邪用事顯尤顓權罪盈釁積今已服天誅司隷校尉劾奏丞相御史不以時白奏理或然矣朕在儲位猶側目憤不一言丞相御史其能之乎司隷之言是章先帝之過而見朕之短也可出尊爲高陵令

擬漢楊震二子爲郎詔

蓋聞君子小人迭為消長審之在人主此治亂之機也我高皇帝創業世祖中興其道無他審於此耳文景武宣導而勿失元成以降小人道長馴致新莽之禍中興之後厥鑒不遠永平建初之政能繩祖武矣迺者戚宦相扇柄用危害忠良朝野寒心可謂君子道消邪故大尉震少以儒行名重關西為吏廉謹在朝謇謇有大臣之節疾姦臣而不能誅惡嬖女而不能禁直言正色無所囬撓而反見擯斥卒以自覆朕甚悯焉甚慕焉於戲崇德尚賢先王之所重茲用擢其嗣子某與某為某官賜錢百萬用恤其家以旌忠

直爾其勉卒父業副朕意焉

應舉試策

問昔太公理齊舉賢而尚功後有爭奪之禍周公理魯尊尊而親親終有寖弱之患舉賢尚功尊尊親親俱善政也末流之弊如是何哉周公之聖太公之智亦未能救其未然乎將曰其二國之俗而為理故不可變也夫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處其俗救其弊豈無術乎

對愚聞經曰政由俗革又曰因民設教則聖賢之為國之道夫豈一端哉或察風俗之澆朴或省教化之難

易設教而道之立政以理之故太公之理齊也舉賢而尚功周公之理魯也尊尊而親親此皆適時知變之善政也然盛而有缺久而成弊者理之常也故末流之弊不得不生而齊有爭奪之禍魯有寖弱之患矣夫以周公之元聖太公之大智亦不能救其末然乎愚以謂非也二國之勢使然也蓋所賓惟賢而功懋懋賞則舉賢尚功者先王之所重宜太公之所先也然矜其已能伐其已功而始勤終怠者人之常情也故矜伐之心生則放侈之風所由起也故後積而寖盛則鴟張尾觧以至於爭奪也故齊之後世陵夷

轉而為霸上則桓公公子糾隔於爭國之罪下則無知田和遂其篡放之謀矣且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則尊尊親親者聖人之所務宜周公之所急也然褻其所親狎其所尊漸流於不敬者亦人之常情也故褻狎之心生則陵慢之弊所由興也陵慢積而寖久則魚爛土崩以至於微弱也故魯之後嗣之危有若綴旒始則三家擅權而終則陪臣執國命矣是以周公嘗謂太公曰何以理齊太公曰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亂之禍則愚前所謂矜伐之心生而放後之風起者太公固已知之矣太公又謂周公曰何

以理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必有寖微之患則愚前所謂褻狎之心生而傲慢之弊興者周公亦已知之矣然則二公之言可謂燭微慮患之至而争奪寖微之弊亦勢之自然也由是觀之知其未然而不能救之者蓋曰其二國之俗而為理故不可變也然夫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則變其俗而救其弊豈無其術焉夫孔子之此言雖為二國之俗有美惡而變之之道有難易故言之其意則必曰俗之在教若泥金之在陶冶器之良窳由乎匠之巧拙俗之美惡係乎教之臧否今若察其所以觀

其所由紓之以廉恥則爭奪之禍奚由而作示之以
愛敬則陵慢之心胡得而生哉此孔子變之之意也
誠使舉而措之齊魯後世則俗之興弊不刑一人而
可變不終一朝而可救也救變之術其在茲乎又聞
救其未然者聖人之難事末流之弊非獨齊與魯也
夏商周漢之季莫不皆然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良以此也恭惟我國家盡舉賢尚功之道敦尊尊親
親之義執中含和而時措之傳二十八世歷四百餘
年而無可變之俗可救之弊也今執事以齊魯之事
為諮者將以美其旣往而慮其未然而云耳謹對

鄉試策

問財用之盈虛戶口之增減乃王政得失之端國體安危之本有國者所當深計也三代聖王之為理也取民不過什一之法以此應軍國之須而財用當有餘域民不過鄰保之制以此服公家之事而戶口日增及乎衰世取大半之稅関市山澤之利而財用常不足置關隘防守之法執訊刑禁之令而戶口漸減何也夫天下之財必有是數不在官則在民而財之出入常在官民之內財用殫竭則上下同時俱乏當此之時天下之財聚在何所四海之民亦有是數矣

華飢饉死亡之外凡有生齒雖有散亡但自此移彼而民之流寓不出率土之濵然户口凋弊則彼此同時俱減當此之時四海之民散在何地茍知所在則將何以養其財而上下俱乏將何以聚其民而户口復全乎歷代財用户口之額史具可見而代各不同至于隋唐深有疑焉隋高祖平陳之始户口四百餘萬至煬帝大業五年增至八百九十餘萬而府庫盈溢自漢以來未有若此之盛也及唐有天下自高祖至高宗二年户口減至三百八十餘萬故太宗心服其盛隋自高祖至大業五年不過三十年有煬帝窮

奢極侈而其盛如彼唐自高祖至高宗二年亦不過
三十餘年而有太宗勤儉致理而其減若此何也然
唐享國綿遠而隋旋踵而亡以此觀之財用戶口不
足恃以爲長久之業者也然則守全盛之基享無疆
之業者果何事歟若曰爲善而理爲惡而亡則此陳
言淺論也諸生表出前古未陳之議悉心以對
對愚不佞竊有志於世理嘗念王政得失之端國體
安危之本而未究其所以然講之師友則不過曰爲
善而理爲惡而亡愚以爲此其大槩也而其所以爲
之之具則必有在也今執事以財用之盈虛戶口之

增減為有國者之深計而諉之以聖王之理衰世之弊與夫發財聚民之術終之以隋唐之事享國之道此愚平日所願講者敢不悉心對明問曰三代聖王之為理也取民不過什一之法以此應軍國之須而財用常有餘域民不過鄰保之制以此服公家之事而户口日增及乎衰世取大半之税関市山澤之利而財用常不足置關隘防守之法執訊刑禁之令而户口漸减何也愚聞先王之為國也取民有制使民有度至于衰世一切反之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千乘之國猶然而謂理

天下者不然乎蓋敬事而信者王政之大端也三代聖王其取民也立其中制使天下後世取法焉什一之制是已故曰多則桀寡則貊民之利病於是乎係焉苟以節用愛人使民以時爲事必敬而必信之則財用何盈虛之有戶口何增減之有哉自周衰而春秋春秋而戰國爭城爭地日相攻戰財用不足而民之生始厲矣此魯之哀公有二猶不足之言者也及商鞅之用秦廢井田開阡陌而先王之制掃地無遺雖致一時富國強兵之利實開萬世殃民蠹國之源其流之弊至於稅入半籠関市山澤之利而後止矣

雖置關隘以防以守而日執之訊曰刑之禁民安得不流亡而户口安得不減損乎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此之謂也明問曰天下之財必有是數不在官則在民而財之出入常在官民之内然財用殫竭則上下同時俱乏當此之時天下之財聚在何所四海之民亦有是數兵革飢饉死亡之外凡有生齒雖有散亡但自此移彼而民之流寓不出率土之濱然户口凋弊則彼此同時俱減當此之時四海之民散在何地苟知其所在則將何以發其財而上下俱足將何以聚其民而户口復全乎愚

聞聖王之制量地之廣狹定賦之多寡地以居民民以出賦書之禹貢是已後世雖廢鄉遂井田之法而其地猶若也雖有淳朴澆漓之殊而其民猶是也間有掊克聚斂之臣競開利竇爭進羨餘但自設計巧取之耳庸君常主不知其然而以為能故司馬温公以此論其新法之弊以折荊公之姦是知天下之財信有是數四海之民信有是數其或天下亂離兵革之相仍飢饉之荐臻則地有遺利財用咸耗而戶口於是乎凋弊矣財用則誠減耗矣戶口則誠凋弊矣然亦隨時必有數存焉上若好利則財聚於上而在

官若其不然則財散於下而在民故財之出入常在官民之內旣曰在官其國宜富而有常乏用之虞旣曰在民其民宜足而有無恒産之嘆財之所聚果何在歟愚以為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何者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巵以有數之財塡無窮之欲而欲上下之不俱乏難矣哉故善用財者藏之天下隨取隨足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之謂也其不善用之者則必以天下之物視為已有積之無用之地捐之不急之用甚者吝賞以饑將士之氣閉糴以怒黎庶之心潛消於狗彘之養暗耗於妃嬪之

奉風敎之敗習俗之奢庶人帝服倡優后飾卒至天下虛耗而禍亂作矣傳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此之謂也由是觀之財之所在斷可知矣戶口凋弊非由是歟且夫四海之民旣有是數當其天下分裂或南以北或東以西其爲流徙不可禁制故有適彼樂土之謠天下一統若秦若漢晉若隋唐則但自此移彼耳戶口凋瘵而彼此同時俱减者何也愚以爲財之所在民之所在也夫飢寒切於身雖慈父不能敎其子況其民乎故飢寒所迫弱者爲傭役強者爲盜賊苟活是圖惟利是趨傳曰有人此有土

有土此有財陸宣公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然則未有有其財而無其民者也亦未有無其財而有其民者也易曰何以聚民曰財此之謂也愚故曰財之所在民之所在也由是則財斯蓄矣由是則民斯聚矣上下俱足而户口復全者邈何疑乎明問曰歷代財用户口之額史俱可見至于隋唐深有疑焉隋高祖平陳之始户口纔四百餘萬至煬帝大業五年至八百九十餘萬而又府庫盈溢自漢以來未之有也及唐有天下自高祖至高宗二年户口減至三百八十餘萬財用之富不及焉故太

宗亦心服其盛隋自高祖至大業五年不過三十年有煬帝窮奢極侈而其盛如彼唐自高祖至高宗二年亦不過三十餘年而有太宗勤儉致理而其盛若此何也愚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愚請以天人古今之理明之夫天下之生一理一亂一盛一衰者関於時運氣化而已夏之暑冬之寒極矣而春秋居其間春之温者暑之漸秋之涼者寒之漸漸之積之而至於極矣而其所以一寒一暑者循環無窮焉彼隋唐之財用盈虛户口增减亦猶是也歷觀前代之事周之盛極矣至六國而衰六國

之衰極矣至秦而盛自秦而漢至於文景天下之富庶極矣武帝籍富庶之資窮兵黷武至五十餘年然後財用竭矣魏晉而降海内瓜分天下之衰亦極矣衰極復盛理勢然也故隋高祖平陳之始户口纔四百餘萬及乎天下為一稍加休養至于三十年則數之增倍焉此非乘其極衰之勢而致之然歟雖以煬帝之窮奢極侈未能遽變盛而為衰太宗之勤儉致理亦未能遽變衰而為盛此漸寒漸暑之勢也故漸至於開元而後致其富庶而開元之後亦復衰焉以此觀之盛衰循環雖百世可知也善為天下者觀其

盛衰之端而為之慮苟至於極雖聖人亦未能有所為者理勢之然也愚故以天人古今之說復之明問曰唐享國綿遠隋旋踵而亡以此觀之財用戶口之盛不足恃以為長久之業者也然則守全盛之基享無疆之業者果何事歟若曰為善而理為惡而亡則此陳言淺論也愚聞古之人君有以百里而興者有以七十里而興者又有以一旅之衆一成之田而興者況以四海之富天下之衆所謂運之掌上者也故財用戶口之盛雖不足恃也亦不可不恃者也財用苟不充戶口苟不足雖善計者或難之以為足恃者

非也以為不足恃者亦非也在用之之道如何耳以為足恃者則曰吾財已豐矣吾民已庶矣財豐民足天下何患何慮吾當極其耳目心志之欲以終吾年耳殊不知吾方聚財而適輸之人吾方聚民而適驅之人凡吾所為適足為人之資而已此以財用戶口為足恃者也隋之旋踵而亡非由是歟以為不足恃者則曰吾財苟豐矣吾民苟庶矣禮義生於富足驕逸亦生於富足財者人財也吾不可專也民者天民也吾不可慢也一介之取與而必審焉一事之動作而必慎焉兢兢業業常以禮義為務驕逸為戒此以

財用户口為不足恃者也唐之歷年緜遠亦非由此與能則守全盛之基享無疆之業者審其二者而為之耳或者必以復什一之法隣保之制為之說愚以為非也彼什一之法隣保之制必復井田而後可為之也此猶所謂結繩之政足以理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而腐儒之以迂濶見譏者也惟唐之租庸調之法庶幾井田之遺意府衛兵之設庶幾寓兵於農之意而䌷繹仁義教化之說亦得以小試於當時此歷年緜遠之道也後世人主猶不及此而亦不肯取法焉其異於隋之旋踵而亡者幾希凡欲

守全盛之基享無疆之業者體太宗之道而行之斯亦足矣明問曰表出前古未陳之議愚故敢以己意復之若其為善而理為惡而亡者聊為陳言論其大要不過乎此惟執事裁擇之謹對

廷試策

制曰朕聞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蓋事必師古帝王之所尚也昔之有天下者曰皇帝王霸夫其位同有廟社臣民同爵祿廢置生殺予奪之柄同獨其為號不同然則曰皇曰帝曰王曰霸其名義可得而知乎治天下者為其事必有其功載之簡冊

書之來世尚矣三墳之書少皡顓頊高辛氏之典湮缺無得其事功亦可考而有徵于今乎唐虞以下載籍雖存亦可以盡信而無疑乎臨乎億兆之上必有為理之道終始持循而成一代之理皇帝王霸其為道同乎不同乎傳曰為政以德蓋必行道有得於心然後可措諸政皇帝王霸之德其淺深純雜亦可得而言乎君心出治之原也皇帝王霸其心之微亦可得而見乎是皆朕之所欲聞也子大夫脩業于家殆有年矣茲故詳延于廷以詢所蘊書曰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又曰别求聞由古先哲王朕仰荷天明承

累聖之丕業兢兢圖理其法祖宗者固不待謀之子
大夫矣等而推之皇帝王之心之德之道何者可師
何者可取其悉陳之以副朕之虛佇近世儒者以皇
帝王霸分而配之春夏秋冬然則其所以為皇帝王
霸者亦猶氣之周流於一歲適然而然初無繫於向
之云云也乎夫天道循環繇貞而元理之必至苟以
四時方之則秦漢而降固可以配皇帝王霸而班之
否乎子大夫其為朕索言之朕將有所鑒

對臣聞治天下者必法皇帝王而已霸者之事斯為
下矣恭惟皇帝陛下初登大寶發德音下明詔進臣

等于赤墀之下策之以皇帝王霸之道乃曰朕聞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蓋事必師古帝王之所尚也斯則陛下之心同符古聖而以皇帝王之治有期與秦漢以降絶無之事於戲盛哉微臣何足以對揚休命之萬一臣伏讀聖策曰昔之有天下者皇帝王霸夫其位同有廟社臣民同爵祿慶罰生殺予奪之柄同獨其為號不同然則曰皇曰帝曰王曰霸其名義可得而知乎臣聞太極判而為兩儀於是乎有天地之名人生於兩間而為三才於是乎有天地人皇之號厥初鴻龐未有攸敍及乎伏羲氏作而

為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神農氏作而為耒耜以教民稼穡黃帝堯舜繼而君之然後垂衣裳而天下治迹其行事堯舜以上自然而然由仁義行此則性之者也曰皇曰帝云者其天之謂乎故曰其仁如天自夏之衰道失于上民散于下而商周之興頗有慚德與天同功之妙視帝則遠矣觀其為德雖非自然而然及其成功一也此則反之者也至于覇者之事皆借仁義之名以成一己之私此則假之者也故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覇由是言之曰皇曰帝曰王曰覇未必字字而訓之而其名義存乎其中焉臣伏讀

聖策曰治天下者為其事必有其功載之典籍垂之來世尚矣三墳之書以皞顓頊高辛氏之典湮滅無傳其事功亦可考而有徵于今乎唐虞以下載籍雖存亦可以盡信而無疑乎臣聞前聖作乎前必有後聖述乎後然後其道可傳而其言可信也當孔子之時天下之生久矣天下之治亂非一矣則其典籍可謂煩且亂矣孔子懼夫愈久而愈失其正也悉取前聖之作而祖述焉如賛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者是已由是觀之聖人述作之意深矣去取之旨微矣而非後人所敢疑

議也然則三墳之書少皞顓頊高辛氏之與湮滅無傳而其事功不可考而徵之者尚矣况秦火之餘如司馬遷者世業于史而紬繹之而未免出入緯書則其書豈可盡信耶非惟子史為然雖聖經賢傳容有可疑者非其書之可疑也謂其文史而過實也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此之謂也臣伏讀聖策曰臨乎億兆之上必有為理之道終始持循而成一代之理皇帝王霸其為道同乎不同乎傳曰為政以德蓋必行道有得於心然後可措諸政皇帝王霸之德其淺深純雜亦可得而言

乎君心出治之原也皇帝王霸其心之微亦可得而見乎此皆朕之所欲聞也臣聞心者一身之主萬化之本而人君之心出治之原天下治亂之機也故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而遠近莫敢不一於正德於心得政以德行未有不得於心而能措諸政者也古之人主知其然欲平天下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先脩其身欲脩其身先正其心未嘗須臾不從事於心皇帝王霸之德雖有淺深純雜之異其終始持循而成一代之治者皆於心得之臨乎億兆之上必有為理之道則無不同也

惟其有皇帝王霸之心之微是以其爲德有淺深純雜之不同也臣於名義之間以性之反之假之復之此皇帝王霸之心所以別也然古今同一心王霸獨不同乎臣按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盖充其道心者爲皇帝王也循其人心者爲霸也皇帝王霸之心之微於此可見舍此而他求臣恐或流於支離誕幻之域也臣伏讀聖策曰予大夫脩業於家殆有年矣玆故詳延于廷以詢所蘊書曰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又曰別求聞由古先哲王朕仰荷天明承累聖之丕業兢兢圖治其法祖宗者固不待謀之子大夫矣

籌而推之皇帝王之心之德之道何者可師何者可取乎其懇惻之以副朕之虛佇恭惟陛下聖敬日躋動法祖宗而臣草茅微賤嘗未有知其於聖道可師可取者妄敢妄議然臣嘗粗讀經書竊見帝王之道矣臣謹按易首乾卦曰元亨利貞蓋此四者天之道也王者法之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詩之首關雎者所以示風化之本自家而國故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歟禮則曰毋不敬言其正心也春秋大一統言其平天下也至于書之所載堯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舜

之黜陟幽明禹之拜昌言湯之改過不吝文王之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武王之敦信明義崇德報功如此之類坦然明白可舉而行陛下於此熟閒之矣而聖問及之者以為陳言常論耶臣愚以為可師可取者無過於此苟聖心留焉則等而推之至於皇帝王之心之德之道何難之有哉臣伏讀聖策曰近世儒者以皇帝王霸分而配之春夏秋冬然則其所以為皇帝王霸者將猶氣之周流於一歲適然而然初無繫於向之云云也乎天道循環終貞而元理之必至苟以四時方之則秦漢而降固可以配皇帝

王霸而班之否乎子大夫其為朕索言之朕將有所鑒臣聞皇降為帝帝降為王王道之微而霸者出焉猶春徂而夏夏徂而秋而冬居其終耳豈可必以四時方而配之乎以其數則可當縣貞而元之時而其事功殊不相侔也雖以漢唐之盛而於王道不敢進焉則曰德曰道曰功視為何物哉非獨此也忠質文之尚水火木金土之運皆不能循環而有閏位之說焉大抵如此之說幾於術數故當時已有不顧學者矣苟必以皇帝王霸分而配之春夏秋冬則孔孟當先言之矣我國家太祖皇帝肇造洪基世祖皇帝混

一區宇而列聖相承武定禍亂文致太平開闢以來未有如此之盛若繇貞而元此其時矣陛下春秋鼎盛以大有為之運而又欲師皇帝王之道此千載一機會也伏望陛下執此之道堅如金石以清出治之原以廣祖宗之業天下幸甚臣幸蒙聖問之及而以此為終篇誠惟陛下裁擇臣謹對

篆亭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稼亭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古詩

紀行一首贈清州叅軍

古人重畫一今人好變更法令牛毛細黠蒼魚尾赬
嗟嗟遠游子爾心胡不平平生多為口慣作東南行
逶迤過上黨千里到韓城道途多所見感嘆由中生
十里五里間馳傳紛可驚下馬立道側過眼如流星
吾疑將德音布兹南畝氓或云筭間口抽錢及孤惸
或云籠山野割地歸兼并訟牒方組織逃戶連敧傾
皇華豈謂是聖人著之經忽詠大東詩兀如未解酲

先王勤且儉四方始經營山川各有界租稅豈無程
孔氏罕言利孟子惡交征時當春雨後布穀間關鳴
不見田頭饁誰從水際耕我欲買山去鑿翠開風欞
園中養松竹門外種稌秔茂樹坐蔚蔚清泉飲泠泠
日讀洗心經無令世故嬰尺地入金穴何處安柴扃
所以事奔走終歲不得寧念我掌書郎青衫倦送迎
此亦眼所見彼亦耳所聆知君常對此意氣何峥嶸
君心一寸丹君鬢十分青他年廟堂上手調殷鼎羹
吾詩儻不棄以爲座右銘

次韻答白和父

吾生好遠游山水極深幽都下數閱月江南十經秋
自許今日計賃屋久淹留窮通要有命强顔何所求
孀親亦已老故山歸夢稠君看富兒門不容吾輩流

妾薄命用太白韻二首

妾本寒門子荊釵居白屋美質天所生兩臉如頳玉
自倚傾國艶乃與世人踈五陵多年少過者皆停車
一笑肯輕賣千金且不收以此自愆期歲月長江流
西風昨夜至莎雞鳴露草紅顔恐消歇時過不再好
生不識人面長年在深屋一爲色所誤反遭珉欺玉
憎愛古無常朝恩暮乃踈悵悵詠秋扇泣涕登苦車

金牀爲誰拂繡被久已收閨塞寒月落但見螢火流沉憂暫成夢依俙詎百草世無相如才誰令復舊好

哀王孫

秦皇虎視萬國奔劃滅古道愚黔元豺狼當途誰敢行天地閉塞雲雷屯淮陰少年侮人儒令出胯下如出門漂母有眼哀王孫千金思酬一飯恩望夷禍起秦失鹿天下共逐何紛紛是中劉項號疾足楚歌半夜雄雌分王孫功大歷蕭曹東收西取襄乾坤當時忠義猶可慕蒯生計輟無復言鳥盡弓藏語已悲漢家恩薄王孫寃王孫休嫵噲等伍天亡豈獨烏江濱

更欲乞飯那可得空令萬古哀王孫

闍婆刀用前輩韻

東自鰈海西蓬婆野無氛祲水無波此豈龍飛萬物覩澤及禽獸兼蛟鼉明堂大闢布王政藹藹佳氣纏四阿堯民熙熙自於變寧將仁義勞漸摩黔蒼但期事耕鑿班白不復知差科聖朝雖已不好武有事徑須橫劒戈蕞彼闍婆不觧辨淺狹那容比管蠡淮陰受鉞子房籌餉饋不及煩蕭何張帆擊鼓駕高浪疾如鷂子逾新羅蠻君徒自竪降旌膏肓勢窘難醫痾漢軍四擁寂如水帳下掩泣聞楚歌班師誰得寶刀

来手文赫赫如新磨龍吟有時紫氣迸樓禽驚墮庭之柯自從六合為一家西驛南貨通山河闤闠之刀孰與並佩非其人刀所呵姦邪寒心敢正看故知此物殊於他要當作詩銘其背千年為寶傳無訛秋風吹波易水寒壯士一去無荊軻書生對此空嘆息頭上歲月如飛梭

唐太宗六駿圖

汴河錦纜人方厭秦王順天提寶劒風行電邁掃羶腥所向金湯隨手陷周衰千載一貞觀功業赫然超兩漢當時所乘有六駿揮戈恢恢有餘勇寫真刻石

手自貲片石屹與淩烟峻昭陵秋草夕陽邉行人指
點多愴然君不見轍迹紛紛王道缺八駿曾到崑崙
巔又不見拔山力盡騅不逝烏江烟月漢家天功成
自古在知己豈在蹄高并鋭耳

送漢陽鄭叅軍

西風庭樹鳴摵摵長夜幽人正愁絶舞破荒雞擁裀
眠日高門外無來轍今朝剥啄喜有客乃是心親来
告别人生百歲少歡樂大半離愁緣愛結載酒東郊
黄葉稠一杯未盡歌先闋歸途政指漢陽關三峯入
眼明如刮楊州景物古所稱我慣經由能細説南江

風雨亂魚火北嶺烟霞明佛刹所恨居民魚尾赤籬落蕭條生事拙君歸摩撫已痌瘝要令一境先再活年來世事不堪聞我亦南游意已決待得半篙春水生扁舟一扣漢江紲

天曆己巳六月舟發禮成江南往韓山江口

阻風五首

行藏在自斷下士尚猶豫宜乎迷出處寸心煎百慮今朝決南意且喜輕舟去掛席出江口檣烏欲飛翥中途逆風作進退俱迍邅弱纜未足恃飛廉何傲居終宵舞澎湃苦待蓬窓曙清時自不容要津吾敢據

明哲保其身誰記前賢語
驚風動地東南黑四山低昂舡尾側蒼茫一葉浪花
中性命只憑篙艄力雨聲颼颼濕蓬底三日一雨猶
向北但令元氣不傷和逆順於人互失得何時風雨
占十五爲驅萬國歸皇極
山居畏虎豹水行厭蛟蜃人生少安處肘下生白刃
不如從險易天命且自信速行固所願遲留亦何吝
日月江河流百年眞一瞬作詩相棹歌明當風自順
我昔泛舟青山下寒江清駃如傾瀉銀尊玉膾冨南
烹中流蕩漿傾金斝船頭醉卧呼不醒也任旁人泉

水洒落霞孤鶩暮痕濃繫舟登山宿蘭若自從旅食京華来奔走紅塵顔可赭縱憶舊遊安可得夢中往往森知焉扁舟今日愜素懷世上誰為知我者莫嫌風逆久淹留禍福從来如失馬有風何須宋玉賦無雨莫學欒巴噀但願時和二氣調長使吾民穩眠飯君不見東南舟航阻風雨城中米貴令人怨

送安貟之縣吏南陽

文章當須慕班馬事業亦可窺伊呂自知求益非嗇菜人笑費巧如刻楮胷中喜怒紛衆狙頭上光陰催

二鼠賴君汲引不見棄知我疎慵無所與時時共和白雲篇夜夜相對金蓮炬豈唯詩酒謾追隨已分平生同出處今朝秉傳覲慈親昔日題橋非戲語端爲王孫久倚閭豈因曾子輕投杼紅旆門前織車轍綵衣堂上列樽俎應愁王命有程期亦念吾儕苦延佇歸期未必閱歲時惜別何須效兒女只緣長作遠遊人因送君歸心惻楚

飲酒一首同白和父爲德麟作

物情好惡淡且濃俱出造化爐中鎔阮孚好屐和嶠錢達人聞之面發紅吾徒所好異於此長向花前月

下逢白氏好飲不停手禹君五斗方盪曾李子平生
不入務舉眼厭見金罇空忘形爾汝外天地麴生於
我良有功君不聞千鍾與百觚古來痛飲皆英雄但
可陶陶齊得喪安用星星較異同人事古多違舁發
或未中寧鶴雀宗之投轄陳孟公應笑盧仝七椀茶
誤疑兩腋生清風

次無極師韻送其徒景楚歸錢塘

佛說本無言儒行不在服未遇拈花笑恐見操戈逐
甚欲評此理吾隣未曾促海東佳山水賢聖有遺躅
己知無極師送老慈雲谷子歸獨何先飄然謝羈束

七月四日得家書

去國已五月今朝始得書得之不敢拆書中道何如
平安無他語旅懷今始舒菽水歡自足箕斗名亦虛
誰能更拘束吾當返吾廬

送蘇伯脩參政湖省分韻得東華塵

東華塵天衢咫尺要路津金門曉開相君至千車萬
馬如雲屯茫茫四顧烟霞集但見觀闕雙嶙峋爭名
於朝自古昔揮汗拂面誰敢嗔男兒有爲在昭代北
窗高卧知何人致君堯舜須讀書儒冠未必皆誤身
我公臺閣名藉藉平生物議歸經綸南維分省豈得

久鳴鑣又入東華塵

順菴新置大藏李克禮州判作詩以讚次其韻

載道之器皆謂經釋氏所說誠難思因因果果百不差如取符契兩手持龍宮海藏露半珠士女奔競輸家貲他生作佛且休道此日壽考端可期阿師本是衣冠胄脫略富貴輕分離西遊却被王皇眷錦袍錯落雲霞披謂不傾囊置一藏噬臍萬刼安能追餘杭墨本世所寶風帆穩送江神知平生好客不留物成此大寶尤瓌奇君不見託迹空門遁斌彼還將檀施

自利之

寒食獨坐書懷

去年寒食遊西山今年寒食獨掩關東風御柳自今
古客路何處開愁顏世無德公同上冢但見乞祭来
墦間高堂明鏡多白髮久矣不着菜衣斑故園花木
皆手種留與黃鳥啼綿蠻人生富貴亦百歲歲月一
去無由還天敎我輩故鍾情遇物興懷常不閑誰能
起我強一醉久病不出腰脚頑

黃山歌鄭仲孚蔚州所作次其韻

憶昔舟過黃山東朔風吹日寒無光黃山西望三十

望漁舟出沒江蒼茫裊行不時行又急目斷勝境空
彷徨聞君出守向江海想像晝戟凝清香送容頻過
江上路尋僧屢到山中莊黃山之遊最可樂紅粧晝
舸江中央使君一曲黃山歌使君豪氣仍清狂人生
聚散足哀樂芙蓉低泣愁鴛鴦何當重唱使君曲檀
板拍碎黃山岡

十日菊

中秋十六夜月色更輝輝重陽十日菊餘香故依依
世俗尚雷同時過非所希獨憐此粲者晩節莫我違
臨風欲三嗅又恐旁人非不如泛叢酒昏昏到夕暉

次愚谷韻贈禹先生倬

選擇宦海無津涯先生啞沉寧復思熙熙壽域無春
秋一朱覔齒前何悲焚香執警知進退置酒對花看
盛衰退思作嶺南日勝遊覺青衫早先生適在
水窟和我詩饒我恭二十年如一夢吾頭之
白其呈詭話舊秋夜短矣寥瞿鑠如當時先生
且留說六話吾爲君能折枝

次韻

海邊何處無沉盡塵緣濃奇岩峭拔玉束
並古碑答封皇蹟層寧同事黃石執訣真堪棄

赤松盧全眞欲遂出去太白誤擬瑶臺逢忽驚仙境已自致况有佳人能相從他年京輦若迴首風埃漠漠迷人蹤

過西州龍堂長岩二祠

龍堂南對長岩由上有荒祠舊喬木東南舟航皆乞靈歌舞紛紛供酒肉年來風雨頗為災人不誠耶神不福我從閑遊心悄悄十里烟波空滿目

途中吟 上都作

山腰有官道其下長河水河水東流日夜忙路上行人亦未已人生各有營求性何所以乃知天地間無

物不如此馬上光陰空白頭臨河之嘆自嘆耳
我行灤京路九百風土雖殊差可樂鵬窠以南山漸
佳龍門之北水皆惡李老谷深天地窄檢竿嶺峻雲
霄薄皇朝風雅不敢繼還與拙筆無由闡

扶餘懷古

青丘孕秀應黃河溫王生自東明家扶餘山下徙立
國奇祥異蹟何其多衣冠濟濟文物盛潛圖伺隙并
新羅在後孱孫不嗣德雕墻峻宇紛奢華一旦金城
如解瓦千丈翠岩名落花野人耕種公侯園殘碑側
畔埋銅駝我來訪古輒拭淚古事盡入漁樵歌千年

佳氣掃地盡釣龍臺下江自波

同禁內諸生遊紫霞洞次韻

草堂睡起落花閒卷簾南北多青山青山笑我不出門兀兀窮年文字間長安萬家無所適肯向高門低我顏山中之遊是何夕屐齒礰礰響溪石詩豪更值玉堂賢八斗文章超古昔須攀翠壁記茲遊明朝依舊紅塵客

用李生韻寄龍頭釋老

西原只有龍頭寺龍頭詩老釋儒間我行正值花時節珎禽磔磔鳴春山青衫故人亦好事邂逅三笑開

塵顔高談劇飲白日永何人更道書生寒師乎勿誚
不告別山花未落吾當還

留別眞州中臺寺古長老

上人不出頭陀山水雲心迹淸且閑我時扙屨扣松
關石逕犖确難躋攀雄觀十四非人寰前賢傑句留
壁間溪橋夕照離思艱俗緣未盡吾何顔登攀不覺
月再彎竹西風景欺我頑通來歸夢不可扳忽忽上
馬呼不還只恐春風別淚潸

豫亭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稼亭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律詩

寧海無價亭次金簡齋詩韻

此處登臨人縱〃多築亭增損祇今誇一川風月詩中地十里樓臺畫裏家共海天晴看浴日桃蹊春暖見蒸霞自從相國留新句無價奇觀價更加

戊辰冬氷渡漢江

沙頭逆旅正蕭條幾傍虛簷望斗杓半夜疾風吹破屋一江流水凍成橋須臾便見人心小尋丈休誇馬足驕過了長途還自笑不如歸去老漁樵

天曆己巳舟發禮成江江口阻風二首
長江半篙漲清曉片帆開風伯知誰怒天公不我哀
青蘋纔旺氣白浪已成堆兩脚橫空遠濤聲捲地迴
畏途連海岳屯象値雲雷利涉思前訓徐行戒後來
莫愁當灧澦終欲到蓬萊只爲庭闈念歸心日夜催
河海東流想禹功南檣北楫遠相通何人聽足連江
雨有客愁深盡日風一葉攲撇冥晦裏羣山出沒有
無中敢希魯國乘桴叟擬向磻溪問釣翁
次江華郡
海山深處一扁舟行到華山興未休自古金湯能害

德移都此地是誰謀

次紫燕島

行過紫燕島扣枻一閑吟浦瀲盤如篆竿檣簇似簪塩烟横近諸海月上遥岑我有扁舟興他年擬重尋

宿濟物寺次壁上韻

先王有遺澤濟物牓玆亭月出乾坤白雲收島嶼青閑苔封古甃老栢蔭中庭搦筆還須閣天慳未易形

次延興島

海闊風微望更平紅舷烏榜任斜横波聲不管鷗眠靜曉色能兼蜃氣明書劒年來違素志江湖此去寄

餘生幸逢聖代東漸化不用區區變姓名

寄義交諸君

淡交應使利交嗔只數而今八九人已厭盍簪名耐久但期傾蓋免如新笑談暇日思諸彦栽種幽居過一春自喜青雲有知己肯教長此作遺民

寄同年尹内相

驚塵疇昔暗乾坤負綫艱危未可言萬里歸来晝錦閭一時攀附在龍門風雲入手經綸密天日遠顔咫尺昷聽説益齋傳盛事年来玉笋又生孫

寄賀禹先生拜糾正

少年高義陋公卿晩節浮沉晦盛名白首爭看新御史明君方用老先生鮫龍豈是池中物騏驥須知地上行我昔屢陪詩酒社時聞喜事不勝情

寄同年南翰林

两榜磨肩緣分深年来出處異升沈濯纓笑我滄浪曲給扎着君茍樂吟伯樂未逢千里足鷦夷應有五湖心不才敢望吹噓力批勅餘閑幸寄音

寄同年柳翰林

世事微才百不堪徇身聊復事耕蠶詩場苦戰思良將交道重逢憶破衫䙡夢尋君到亭北雲山攪我滞

江南何時和取緇衣什櫪馬聲中更盡簪

聞安貞之李仲權同拜玉堂作詩爲賀

忽聞同上八花甎不覺彈冠喜欲顚餘子豈能居座右諸公皆已著鞭先平生自笑屠龍技盛代寧無薦鶚賢莫道青雲知已少儒林一半是忘年

詠史

五侯單超徐璜具瑗左琯唐衡

跋扈將軍得意秋漢家天子故凝旒到頭不與公卿議還把機權付五侯

張綱墓

亭下埋輪意未平單車直走廣陵城可憐五丈山前
冢獨使張嬰負土成

李固

身在危邦有盛名從來未免幾公卿君今不去寧無
罪梁氏門生有馬生

五處士 徐穉 姜肱 袁閎 韋著 李曇

不駕安車向畏途林泉高卧百無憂陳公莫逆吾儕
意漢鼎寧為錮黨留

賈彪

世亂民窮事可哀荒村處處見遺孩數年養得千餘

子造物應慚賈父上

皇甫規

志士寧將志士憐今稱鉤黨是何人他年地下逢諸子應笑衰翁獨愛身

陳蕃

推席當年意靡他可憐猶豫失機多拔刀莫入承明去竇后應先倒太阿

孔褒

張儉亡來罪及孥破家相納尚如毛一門爭死亡堪惜恩少君王竟坐褒

孟他

監奴一拜衆賓驚明日梁州刺史行此計来從媚於竈伯郎真箇小人情

胡廣

縱無忠節可扶顛輔相六君三十年天下中庸是何語遜言取媚謾相傳

宣陵孝子

而今忠直是讐民賈豎真堪作舍人縱道漢家無孝子寧容鼠輩慢吾親

鴻都門學

欲挽皇王至治迴石渠白虎昔曾開鴻都亦是脩文
地何用雕虫鳥篆才

陽球

帝意方殊斗筲才欲圖松覧擬雲臺尚書莫說丹青
陋留與人間戒後來

西邸

賣與公侯及爾奴無錢此日盡窮途可憐貧者尤為
害始到官來得倍輸

黃巾

民怨今應更似秦狂夫一呼半黃巾敢將妖術干天

位天意生渠為黨人

許劭

題品賢愚世所憎能逃人禍為心平曹公欲質橋玄語解道姦雄最得情

棗祗

舉義誅殘號為民民窮相食只風塵首陳農業基曹室須信袁孫無此人

禰衡

輕狂罵操已多危送與劉家意可知未必高才人盡愛失身江夏亦為遲

呂布

已負平生董太師白門雖下孰無疑不知自小臺卿智叵信劉家大耳兒

袁紹

有一田豐尚不容敢將曹氏競雌雄可憐禍起蕭墻內二世亡秦略與同

孔融

北海曾懷靖難情才疏意廣竟無成曹公陰賊君知否輕易招殃似正平

蔣幹

從來說客盡傾危遠涉江湖暗有期口舌若能移節義世間何啻萬秦儀

周瑜

一炬烏林老賊奔三江自此抗中原平生雅量程張上如飲醇醪未足言

呂蒙

誰要軍籌博士才粗知往事也恢恢阿蒙已似孫郎學魯肅應須刮目來

荀彧

曹氏陰謀政似新贊成皆是漢家臣荀侯豈為浮名

死忠義多於管仲仁

濡須口

春水方生宜速去曹公且死我方休景升兒子真豚
犬生子當如孫仲謀

王祥

安有三公輒拜人眼中曹不見何荀一言曹室九僉
重相國雖尊亦魏臣

墨梅

晴窓寫出照潭姿頃刻春風漲墨池已分明妃愁畫
自謫仙休恠玉顏緇

梅花次權一齋韻

縞袂青裙月下遊知渠不要錦纏頭世間紅紫迷人眼便恐凌風控玉蚪

題金辟傳後 辟高麗人入居大寧

憶昔携家避地初遼西未必勝吾廬語音變盡兒孫長鄉井渾忘却自如

題中書譯史牡丹圖後

畫師妙思奪天工國色依然滯露紅記取明年相對處沉香亭北倚春風

題宋祭酒六駿圖

神物相逢豈偶然虬髯十八事戈鋋隋家日月秦三世李氏乾坤漢五年逸足當時皆逐電彩毫諸子擅凌烟昭陵石刻有深意留與人間作寶傳

送許理問

自君在東省有口說清貧始慕曳裾客終慚入幕賓平生唯節筆出處豈緇磷別酒休辭醉黃花笑殺人

次韻題李僧統詩卷

理極從來必返原親喪自盡是恒言九泉永訣無尋處三教同歸豈異門牢樹搖搖風不止佳城鬱鬱日長昏儒名墨行知多少愧殺吾師解報恩

於二三年制

次權一齋乙巳登龍山片收之詩韻

東流袞袞日西飛世事紛紛時事微黃菊開時宜痛飮青山好處可空歸更無俗士叅高會唯對良辰惜短暉恨不得為吹帽客為公醉舞拂塵衣

賀朴耻菴除司議

吾君着意用真儒物望方歸諫大夫從此此官尤可賀前官同日入鴻樞時王趙兩司議同日拜寮直

寄英陽新村李居士

新村勝處草堂清月夕花朝不世情詩酒昔曾陪杖

轗風塵忽復走功名青山無恙似前日白髮不公歟後生亂後更思同一醉從来肉食愧藜羹

揭理問小酌邀余同飲以病不赴

病客空煩屢見招官閑只合爇同僚也知和氣排邪氣能使今朝木稼消

謝洪合浦寄攟茶

挽食藜羹味亦長忽驚分我洞庭香炯江玉膾雖無計時對金虀發興忙

芽茁黃金待一雷焙香新寄貢餘来玉川七椀神功速便擬乘風到月臺

寄安康李先生

身閑方可見心閑奔走紅塵亦強顔出處先生思已熟古人猶議起東山

寄完山崔壯元

退卧田廬未足多山川爲界入豪家業未稱勝馳名客萬丈黃埃鬢欲華

送費大醫歸江南

千里相逢恨已遲今朝又作送行詩南歸莫說三韓事風俗多應異舊時

送武無外遊江南二絶

忽然北去又南遊萬頃烟波一葉舟踏遍天涯應有
意道非身外更何求

割愛何妨好遠遊此身無繫一虛舟褁粮問道是閑
事逢着能詩還有求

題崔御史慶親詩卷

天邑蜚英早頗為執憲臣拜章皆得體聽訟動如神
持斧宣明詔稱觴慶老親三韓無此事千載有斯人

寄同年成誼叔

喜君方展濟時才朝出花甎暮栢臺東省外郎無意
味却懃懷土早歸來

庚辰春日有感三絶

青氈雖舊防他盜玉燭常和任獨貧世事悠悠天不
語一方相怨是何人

輿山有素何須買輔理無能且未歸此日此情猶可
喜壯堂萱草媚春暉

立雖無地人猶競以席為門客亦來豈不有餘何不
足逢場且進手中盃

病中承招謝揭理問

恠底開筵日適予移病時儘教防飲酒唯恨阻論詩

揭以忠見和又作四絶

江山雖故國禮樂異前時為報官遊客休編已卯詩
東省何多事我來當此時畏愁頻置酒避謗尚吟詩
世事如雲雨人情見歲時相逢雖衮衮愁絶不成詩
閉戸讀書處對山持酒時客來休說事共賦賞春詩

次韻哭方判閣

為有高名死若存百年誰免送都門人亡一鑑增揮
涕容奠三杯揔斷魂佳木先摧終不實浮花忽發本
無根我雖後輩曾傾蓋常記當時善誘言

賀安讓齋二絶

持家只要正三綱幃幔絃歌也不妨鏡自未分何更

合拂塵還勝舊時光
豈爲蒸梨廢釆蘋愛憎終不奪天眞暫時離合渾閑
事付與樽前一笑新

壽揭以忠二絶

弧矢高門志四方宦遊萬里近扶桑願君到處逢今
日酒滿金樽客滿堂
決獄陰功已外彰夜來南極見星光病夫閉戶渾無
事謾寄新詩當壽觴

得慶尚朴按廉書作詩爲謝

尺素方驚及弊廬悲歡交集復何如丁寧來使早歸

去莫向覘山索報書

代書寄金羅閔按廉

袖中空有送行詩騎發郊亭未可追深愧信音猶到
我觀風全不似當時

存沒驚呼便熱中更堪世事久西東歸來見盡增惆
悵無復覘山訪拙翁

次韻賀金宰相

已向危時卓立切應教弊俗早移風棘圍取士危難
事爲有公心法亦公

金司空見招以病不赴作詩爲謝

諸生露坐亦何傷此日文闈復振綱不待譏訶絶冒
濫須知考閱便精強恩光溢座青袍列盛事傳家錦
席張擬向尊前成醉舞恠来微疾忽相妨

賀安謹齋

舉子今年得主司棘圍嚴切絶人窺筆端巧拙誰相
假鑑裏妍媸自不欺黄紙隨恩增價倍青袍得意綴
行遲負薪未獲縦高會錦瑟前頭謾獻詩

寄宜寧南中書

交情寧復變終初路遠音書偶爾疎始欲起君還有
笑衹今吾亦愛吾廬

送禹祭酒出守晉州

晉邑風流冠嶺南狀元樓下水如藍一麾出守猶堪羨按部如今有耻菴

寄安康李先生

世慮何曾累此心竹籬松逕一溪陰狂生謬計真無賴強爲皇朝作翰林

世路區區未足心却慚韁鎖費光陰何當卜築門前地分我松溪與竹林

稼亭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稼亭集 地